




許君遠編譯

印度政治領袖列傳



張道藩題



目錄

序

| | |
|--------------------|--------|
| (一) 聖雄甘地..... | 一三——二二 |
| (二) 尼赫魯先生..... | 二三——二八 |
| (三) 加蘭姆·阿沙德..... | 二九——三六 |
| (四) 拉金德拉·普拉特德..... | 三七——四四 |
| (五) 范拉伯·巴泰爾..... | 四五——五〇 |
| (六) 奈杜夫人..... | 五一——五八 |
| (七) 阿伯都爾·加伐爾汗..... | 五九——六四 |
| (八) 拉加戈巴拉查利..... | 六五——七〇 |
| (九) 西甘達·海亞特汗..... | 七一——七六 |

目

錄



(十) 查雅普拉卡士.....七二——七八

(十一) 蘇巴斯·欽斯.....七九——八六

附錄

(一) 回教同盟主席真納.....八七——九四

(二) 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九五——〇〇

序

本書包含印度政治領袖列傳十一篇，計一、甘地，二、尼赫魯，三、阿沙德，四、普拉薩德，五、巴泰爾，六、奈杜夫人，七、加伐爾汗，八、拉加戈巴拉查利，九、海亞特汗，十、查雅普拉卡士，十一、蘇巴斯鮑斯。除「聖雄甘地」和「尼赫魯先生」兩篇爲作者撰寫外，其餘八篇則係由印度青年作家莫赫拉里（Yusuf Meherally）所著「印度的領袖」（Leaders of India）一書中譯出，蘇巴斯鮑斯一文，係由第四篇移至最末，其餘概依照原作順序排列。

「印度的領袖」出版於一九四〇年，三年以來，印度政治的變化很大，英印關係忽強忽弛，先之以蘇巴斯鮑斯歸附納粹，繼之以拉加戈巴拉查利脫離國大，最近海雅特汗亦復因病逝世，倘設列傳在今日重新寫來，當然是另一番面目，但是無論如何，原作的風格是該應予以保留的，所以概未予以增刪，甚至關於時間上「這幾年」一類的形容詞，也未略

加改動，希望讀者自己依照原書出版年月推算。約翰根瑟（John Gunther）寫「亞洲內幕」，對莫赫拉里曾經大量地徵引，頗足證明原書之價值。不過他不肯給甘地和尼赫魯作傳，也許因為感到不易着筆之故。在本書接洽付印之頃，自己竟不揣淺陋，試寫成篇，狗尾續貂，在所難免了。

附錄二篇，一為「回教同盟主席真納」，一為「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所以把兩文列入書內，乃是因為真納的地位益見重要，而幾乎每篇傳記裏都會提到兩大組織。至於其他政黨如「印度馬哈薩巴」（Hindu Mahasabha）和「自由黨」等，與本書各傳則絕少牽涉，故自以省略為宜。

在目前，本書所評列的大部領袖，仍在嘗受着鐵窗風味，因而介紹他們每個人的生活，益覺其為必要。政海狂瀾，何日平息，雲天瞻望，為之黯然。是為序。

一九四三年三月。

「聖雄」甘地



甘地 (Mohanchand Karamchand Gandhi)，在印度人口中通常是被稱為「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或者「甘地先生」(Gandhiji) 的。應該用什麼詞句去描寫他的偉大呢？這大概是每一位傳記作者感到躊躇的事。約翰根瑟在「亞洲內幕」中關於甘地那一章是這樣開始的：「甘地是耶穌基督，塔馬尼大廳 (Tanna-by Hall)，和他的父親三種精神的奇異的結合；他是自釋加牟尼以來印度的最偉大的人物。像釋加牟尼一樣，他死後也將被奉為天神。」泰戈爾說：「他一生就是犧牲的別名。」羅曼羅蘭也說：「甘地是一位只缺少十字架的耶穌。」

甘地先生是在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生於加西亞瓦半島 (Kathiawar Peninsula) 的波班達 (Porbandar)。受教育於拉戈特 (Rajkot)，巴夫那格 (Bhavnagar)，一八八八年

到了倫敦，升入「大學院」。一八九一年回到印度，不久就加入孟買的最高法院工作。一八九三年因爲商業的關係走到南非，在一八九九年的波爾戰役（Boer War）中他組織了印度紅十字會，負責救護傷兵。一九一四年回到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盡了很大的救死扶傷的責任。一九一五到一九年從事於和平抵抗運動，一九二〇年發動不合作運動。一九二二年三月以煽動罪被判了六年徒刑，一九二四年二月開釋。同年擔任國民大會主席。從一九二五到二九年過了一段「退隱」生活，但在一九三〇年四月又因反抗鹽法而發動「非暴力不服從運動」，當即於五月五日被拘，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始被釋放。同年出席倫敦圓桌會議，並與伊文爵士（Lord Irwin，現在的哈里法克斯爵士）簽訂協定。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度入獄，翌年五月八日開釋。一九三九年爲要求拉戈特之改善而絕食。第二次大戰開始後即與印督商談印度之獨立，但無結果。一九四一年會爲反對戰爭而發動和平抵抗運動。一九四二年春間參加英特使克利浦斯爵士會談。八月八日國民大會全印度代表大會通過「英人撤離印度」決議，九日英政府卽下令予以逮捕。

他的重要著作包括下列多種：

(一) 印度自治；

(二) 普遍的黎明；

(三) 青年印度；

(四) 自傳；

(五) 縱欲與自制；

(六) 健康指導。

甘地不是繳納四安那會費的國民大會會員，但是誰也不能夠否認他的資格和地位。印度人充分尊重他的地位，英國人也不會忽視了他的能力，印度總督林里資哥便有過這樣說話：「把甘地除外，便無所謂國民大會。過去國民大會是他的組織。現在還是如此。在他死後以前，國民大會總是他的。甘地的政治天才成了國民大會的樞軸。」

這是很確當的見解，也是可以代表大多數英國人的見解。正因為他們抱有這樣見解，才看出甘地的重要性，才是每次英印糾紛時，把他拘禁起來的理由。然而儘管他慣好同英政廝「過不去」，我們却也只能說英國人是敬畏他，並不是痛恨他。他以慷慨仁慈的心腸，

領導印度人作任何一種的運動，他爲印度民族主義而鬥爭，絕不安發反英仇英之論。在這最後一次爭取完全獨立時，他認爲如果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說，這運動對英國也極有利。而他一再聲明，他的提議是「用最友愛的精神表達出來的。」他又鄭重的說：「反英嗎？誰反英？我嗎？——不不，我是從頭到腳都是親英的！」第一次大戰起後，甘地就主張印人參加服役。他覺得一切是英國官吏個人的過失，不應該歸罪於英國的制度，（也就是英國的帝國主義），而這種過失是可以用來愛來感化的。在他們危急的時候，幫忙他們，然後才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助。他反對英國的統治，却不希望除英國外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他所要求的是印度完全獨立和完全自由。民族解放是他的目標，對英國人他是不結私怨的。

從他的自傳裏可以清楚的看出，他是在很深的受了拉斯金（John Ruskin）和托爾斯泰的影響，而他的思想比較更爲澈底，且能頑強的出之以行動。他用「撒提亞格拉哈」（Satyagraha）解釋他的運動，這個印度字是由聖雄自己創造的，意思就是「努力尋求真理」，但是後來一經具體的實用之後，它便可以作爲「不合作」「消極抵抗」，「和平抵抗」，「非暴力不服從」任何一種反抗英國政策的代表。這一串似相同面又有細微區別的

名詞 常使人目眩神迷，但聖雄本人對於「撒提亞格拉哈」名詞的運用上却非常固執，同一運動在一九二〇年稱爲「不合作」，一九三〇年稱爲「非暴力不服從」，一九四一年稱爲「和平抵抗」，一九四二年所準備付諸實施的運動又稱爲「非暴力不服從」。

然而領導印度民族運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印度的宗教語言都複雜到不能想像，宗教階級又復把人與人之間界劃出很深的鴻溝，經濟生活不能自由，文化水準更是極度低下。再加上英國的殖民地政策，使着它的社會情形愈見惡劣而難於收拾。在這許多障礙重重之下，甘地的工作是艱苦的，但是就靠着他的堅苦卓絕的精神，獲得普遍的景仰。在甘地以前也有民族運動之存在，不過偏於政治方面，對於社會和經濟各方面多未能顧及，同時他們的手段也失之偏激。直到甘地負起領導的責任，這運動才有了中心目標，才有了牢不可拔的力量，才引起英國（甚至全世界）的注意。

他和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同爲領導民族運動的柱石，而他們兩個人的思想見解，是判然有異的。縱然如此，甘地離不開尼赫魯，尼赫魯也依賴甘地。不祇聖雄自己，誰也承認尼赫魯是他死後的唯一繼承人物。在國民大會裏甘地被認爲右派的主腦，國大中

堅份子巴泰爾 (Yashwantrao Chavan) 和現任主席阿沙德 (Moulana Abul Kalam Azad) 全是支持聖雄主張的人物。尼赫魯却站在另一個方面。

甘地一族是昆溼教徒，甘地的父母對於教義的信仰極為虔誠。他們是反對肉食的。聖雄本人對於這一戒條信守的尤其嚴格。他曾經嘗過肉食，但是「一點都咽不下」。當他十九歲那年前往倫敦的時候，他的家庭顧問斯瓦米先生還要「這孩子嚴肅的發下三個誓，然後准許他去」，於是他發誓：「到了英國以後 要保守貞潔的生活，不飲酒，不食肉」。這一點他做到了，而且終生恪守着。他的健康情形是很好的，看來雖然弱不禁風，平常却很少生病，而且絕食給予他力體以特種力量。他曾經這樣說：「絕食能成爲節制性慾的大武器，其效力與自我克制相等。」說到制慾，這也是聖雄生命史上的一個奇蹟，他在十三歲上便結婚了，夫人加斯塔伯 (Kasturba) 是一個文盲，但他對她的稱讚是很動人的。兩人感情十分融洽，一共生了四個孩子，直到後來加斯塔伯還能幫忙丈夫作着民族運動。

(一九四二年秋觀她也隨同她丈夫之後入獄了。) 然而三十一歲上他就戒絕了性交，他

認爲這是自我約束的第一個步驟，這是非暴力理論的最重要的發端。

四十年來甘地未曾與女人發生過性的關係，他却崇拜女人，有時還要在女人面前賣弄風情。他是性情和易，談話充滿着風趣，因此除掉因爲精神的感召而受萬衆膜拜以外，還具有一種吸引人的特殊的魔力。據傳，前任印度事務大臣賀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在一九三一年印督新督威林頓爵士(Lord Willingdon)赴任時，曾經命令後者不要去看甘地，以免屈服在他的可驚的魔力之下。

宗教信仰非常堅強，日常生活簡單到最低限度：身上圍繞着一條手織的布裙，天氣冷了再加上一塊類似披肩的東西，光頭赤足。一杯山羊乳，(牛乳他是不用的，就連山羊乳他用起來都覺得後悔。)棗，乾果，一匙蜂蜜，一碗切碎的蔬菜，和許多種應時的水果，便是他的菜單。他不需要錢，但隨時有人送錢給他，以維持他的家用。他反對醫療，在他太太和兒子病重時候，尤其表現出他拒絕醫藥的固執。對人沒有憎惡，沒有怨恨，性情雖然執拗，態度却又恭順得可怕！一次在車站上，被人當作苦力，他聽了招呼便替那人提皮包送到車上。他痛恨暴力，(但同時也厭棄法儒)，就在一九四二年入獄之後，他還諄諄

告誠民衆，切勿走向暴力的極端。

許多年來甘地就擔當起英印折衝的重任，勝利雖然始終是屬於他，但他多次的奇異措置，也往往使着他的朋友困惑不解。一九三一年他和伊文爵士簽訂協定，在條文中英國人的誅求是很大的。甘地也知道這一點，不過在他回來以後却報告給同志們說他已經同意了伊文爵士的要求。他說：他所以要這樣做，乃是因為伊文一躍而起並且很有力的說：「甘地先生，你爲什末不信任我的誠意呢？你爲什末不接受我的話呢？我不是很爽快的就接受了你的意見了嗎？」此言一出，他以爲他沒有道義上的權利去設想對方不如他誠實，所以就讓步了。而每次交涉，都充分表示他的坦白。不祇辦外交，就在每次被審訊的時候，他都絲毫不閃避的承認他的罪名，要求法庭給他相當的刑罰。實在，數百年來，經由甘地，政治外交才第一次沾染上坦白，誠實，道德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便是聖雄待人處世和辦理大交涉的方針。由於宗教信仰，所以他反對政治和宗教分離，他說：「政治與宗教分離，就如同一個死屍，只配燒去！」

宗教觀念和人造主義，使着他致力於不可同階級的解放，並且發生了對於妓女的關

切。解放不可同階級增加聖雄很多的苦痛：他在阿麥達巴德（Ahmedabad）開辦學園，要收容賤民入學。結果井水和經濟來源都發生重大的困難，迫使學園遷履，並陷入不能維持的困境。但他絕不因此而改變初衷，還是繼續同傳統觀念相奮鬥。一九三二年他又爲不可同階級而絕食，頗使尼赫魯先生煩惱。一九三四年印度地震，甘地發表宣言，說地震是由於承認不可同階級存在之故，這事尤其把尼赫魯弄得啼笑皆非。他稱不可同階級爲「哈立真人」（Harijans），意思是「上帝的子孫」。他所主持的「哈立真」報（週刊）便是取義於此。

他不只反對醫療，還反對現代科學，反對一切機器，他認爲機器爲富人所利用，徒使窮人受苦。他非常注意鄉村經濟，關於鄉村的福利和經濟，他曾擬有五項綱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獎勵鄉村工業。而紡車就是勞工神聖的一個符號。他說：「自我看來，紡車和粗布是全個民族合而爲一的符號，我當這兩樣東西爲聖典。一紡車早已流行全印，並且成爲甘地本人的一個重要符號。在燕居之暇或是長期牢獄生活中，紡車對他本人的慰藉和給予羣衆的啓示，是同樣重要的。」

自一九二〇年以後的印度歷史，史家即稱之爲甘地的時代。二十多年以來，印度的政治永遠在他的掌心裏打轉，赤手空拳的和英國勢力周旋。全國民衆都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甚至英國人和回教徒都無例外。在他每次被囚的時候，每天晚上必有許多人聚集在監獄門口，向他致敬，羣衆站在獄前，如在廟前。等到聖雄出獄的消息發出，全個印度舉行狂歡，鄉村民衆吹着喇叭散布這好消息，印度教和回教的廟堂裏都舉行教禮慶祝。還有多種的盛會遊行，什末階級的人和什末教派的人都去參加，這時候印回之間和賤民階級的界綫，都給排除淨盡了。

然而甘地先生已經進入七十四歲的高齡了。特別是在這次大戰起後，英印關係緊張，兩三年來，使着這位慈祥活潑的老人耗去了不少的精力。一九四二年他的民族運動更走上了最高峯，鑒於第一次大戰後英人食言，他堅決的提出「英人撤離印度」的口號。英國特使克利浦斯在同年三月間赴印，幾次的晤談折衝也不能使他屈服。薑桂之性，老而彌辣，他終於在八月九日「撤離印度」決議通過國大全會之後入獄；一九四三年二月他又因要求

釋放而絕食二十一天。

蔣委員長偕夫人曾於一九四二年二月間訪問印度，他堅守着「行客拜坐客」的中國禮節，親往加爾各答訪晤甘地先生。這次訪晤奠定了中印永遠合作的基礎，以後聖雄不斷與我們黨國領袖函電往還，總是表示共同禦侮的意思。而蔣委員長在多次的言論中，都會提及這位印度哲人的偉大。惺惺惜惺惺，東方的偉人早已認真攜手，共同抵抗侵略暴力了。

甘地先生入獄以後的消息一直在封鎖着，雖然大家都相信他死後會成爲「神」，但在他（一九四三年）三月間絕食的時候，誰也在祈禱他能夠安全無恙，因爲在印度未獲完全獨立自由以前，一切還要靠着牠開展的。

印度政治領袖列傳

尼赫魯先生



在印度，地位僅次於甘地，且亦為印度未來命運之所繫，當然是尼赫魯先生了。他的名子，以前不為國人所深悉，但是自從一九三九年一度來華訪問之後，英印關係即入於緊張狀態，誰也不再忽視這一位叱咤風雲的人物了。

加瓦哈拉爾·尼赫魯 (Jawaharlal Nehru) 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阿拉哈巴德 (Allahabad)，一九〇五年赴英，升入著名的哈羅學校 (Harrow School)，一九〇七至一〇年在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攻讀法律。一九一三年返印，第一次出席國民大會。一九二六年開始與甘地先生相識，同年舉行婚禮。一九二一年首次被捕入獄。一九二四年當選國大常任書記。一九二四至二五年任阿拉哈巴德市長。一九二六年赴歐洲遊歷，翌年出席布魯塞爾被壓迫民族會議，同聲疾呼。一九二九年向國大提出「社會主義綱領」，及「印

度獨立決議案」，是年即當選國民大會主席。一九三〇年非暴力不服從運動發動，尼赫魯四月入獄，八月出獄，十月再度被捕，翌年三月始開釋。十二月又被捕，直至一九三五年九月才算完全開釋，不過中間他曾經出獄二次。一次訪問甘地和泰戈爾，三次是爲了待其夫人之疾。一九三五年出獄之後，即飛往歐洲探視夫人病狀。一九三七年返印，宣言反對參加選舉與政府職務。一九三九年辭國大常務委員會職。同年秋季來華與蔣委員長會晤，返印後即又被捕。一九四二年春出獄，一月被甘地派爲繼承人。同年二月蔣委員長夫婦訪印，和尼赫魯會有多次的接觸。八月八日國大全印代表大會通過「英人撤離印度」決議案，九月即遭逮捕。他的著作包有「自傳」和「致女書」，兩書全在獄中寫成，全有中文譯本。

尼赫魯的先世是印度貴族，加瓦哈拉爾的父親莫提拉爾·尼赫魯 (Motilal Nehru) 爲一著名律師，也是一位愛國志士，和聖雄甘地，達斯 (D. K. Das) 以及白桑特夫人 (Mrs. Annie Besant) 等人頗有往還，重要的政治集會就常在他家中舉行，加瓦哈拉爾

因而得與一般志士相熟識，他們的言論豐彩，給予這位有為青年的影響是相當重大的。

和甘地完全兩樣，尼赫魯先生長在富裕之家，幼年的家庭教育受的很好，教師是一位英國人，引導這位聰明的兒童讀了不少文學的名著，英美名作家如加洛爾（H. Carroll）、吉伯林（R. Kipling）、史各特（Sir Walter Scott）、迭根斯（Charles Dickens）、威爾斯（H. G. Wells）和馬克頹因（Mark Twain）的作品，無不涉獵。據說在現存的英美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夠寫成他能寫的文字，這足以證明他的修養。除了文學，加瓦哈拉爾也很愛好自然科學，他家裏設有實驗室，常作化學試驗。他進了哈羅學校，天才表現的尤為卓越，而興趣更擴充到歷史、政治、經濟以及哲學各方面。在大學時期復嗜讀王爾德（Oscar Wilde）和貝特（Walter Pater）之書，頗傾向於他們所持的享樂主義。

一九一二年他回到印度以後，便投身於司法界，執行律師職務。厥後他更研讀羅素所著「社會改造之原理」，使着他加深瞭解社會主義，而有投身政治活動之決心。一九一六年結識甘地以後，他更幫助聖雄致力於不服從運動，以往七年的牢獄生活，（一九四二年最後一次不計），全是因為他參加國大工作之故。

實在說，尼赫魯已經超過一個國家主義者，是比甘地更爲有力的政治人物。受的宗教洗禮很深，這位民族領袖是一位不可思議論者（*disbeliever*），但在政治方面說，他却算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在自傳中他這樣寫道：「窮困，大量的失業，民族所遭文的屈辱和壓迫，除了經由社會主義，我找不出其他的解決辦法。」他贊成軍縮，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一如H G 威爾斯先生，他認爲一個國家陸軍應該廢除，而由一個國際空軍警衛整個世界。沒有一位印度人比尼赫魯更反納粹，更反法西斯，更反極權主義。但是有一件不幸的矛盾事實，就是他竟被列爲英國人最大的敵人。而在這一次的大戰中，他的同情是在不列顛和它的盟國方面，但是一九四二年春間才把他從獄中釋出，罪名是他勸阻印人加入戰爭之努力。他曾經說道：印度的監獄是一個「聯合的，自由的，和民主的國家，只有在那裏面才感到和全世界其他自由國家之密切結合。我們要求獨立，不過我們所要求的，並不是舊式的狹隘的排外的獨立。我們相信，各國分別獨立互相戰爭的時代業已過去。」

尼赫魯能夠代表國民大會比任何人都多。從一八八五年成立以來，國大成爲表現印度民族主義精神的主要工具。國大的基層組織是鄉鎮中的單人會員，由他們選舉各省城國大

委員會之代表，而全印國大委員會即由各省委員會代表選出之。後一個委員會任命國大主席。國大主席連同憲法十四人組成國大常務委員會。尼赫魯三次擔任主席，這是一種稀有的特殊榮譽。(按印度名政治家曾任國民大會主席者計爲莫提拉爾·尼赫魯二次——一九一九，一九二八。達斯二次——一九二二。奈都夫人一次——一九二五。甘地一次——一九二四。巴泰爾一次——一九三一。普拉薩德二次——一九三四，一九三九。蘇巴斯德爾三次——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後一次任期未了即辭職，由普拉薩德繼之。阿沙德二次——一九二三，一九四〇。加瓦哈拉爾·尼赫魯之三任主席，一次在一九二九年，一次在一九三五年，一次在一九三七年。)

尼赫魯崇拜甘地，不過兩個人的性格則絕對不同。一個深信宗教，一個深信科學，一個是忽前忽後，不惜和自己的主張挑戰，一個則有鑽石一般的堅定意志，百折不撓。甘地的宗教固執和絕食，常常給予尼赫魯以莫大的苦痛。兩人之間，一相距離有千里之遠。雖然如此，對於政治上的一切問題，尼赫魯永遠能夠保持讓步的態度，他知道他不能離開

聖雄，同時聖雄也離不開他的「繼承者」。

由於天賦健全的體質，尼赫魯不只富於冒險性，而且勇於任事，不措和暴力作正面的衝突。一九一六年的企圖攀登希馬拉雅山，墮入積雪的山罅而不以為苦。一九二八年參加抵制西門調查團的遊行示威，聽受警吏的鞭斥，忍痛屹立不稍動。許多人會因為長期牢獄生活摧殘了他們的健康，但尼赫魯却獨能免除此厄了。

尼赫魯是富於情感的人，對於他的父母妻子，都能善盡倫常之道。他的夫人尤其是他最關切的一位，而更能特別的把他的女兒送往英國受了很完善的教育，她已經在一九四一年美滿的結婚了。

在反對英人統治這一點上，尼赫魯比甘地來的更為澈底。他堅持印度國防獨立，取消英國駐軍。他說：他不願聽「自治領」一詞，更不願見印度處於如澳洲或其他自治領同樣之地位。一九四二年春聞克利浦斯赴印，他所以屢經折衝，但最後認為毫無辦法的就是這一個問題。同年八月初旬國大全印代表大會所通過的「英人撤離印度」決議案，便是根據甘地所起草而由尼赫魯所修正的。雖論英印問題將來用什麼方式解決，但這個決議案無疑的

將成爲最重要的文獻了。

決議案長達一千二百字，其要點爲：(一)英印之利益有基本之衝突，故對於防禦之概念亦各異。英政府對印度之政黨並無信任心，印度軍之所以維持至於今日者，蓋欲使印度永立於屈服之境。印度軍已與印度人民完全隔離，印人已不能視其爲自己之軍隊。常務委員會茲特呼籲英政府，撤退此項軍隊，並停止以軍隊駐印。(二)國民大會認爲英人倘自印境撤退一則日本或任何侵略者入寇印度時，印度當有自衛之能力。進此而論，常務委員會茲認英國應自印境撤退。至於少數民族與多數民族問題，僅爲英政府所創造，一俟英國撤退，卽將自行消失。(三)基於此種理由，常務委員會呼籲，英國爲其本身安全計，爲印度安全計，及爲世界和平計，雖其在亞洲與非洲之屬地，未必盡行放棄，而應放棄其對印度之統治。此外決議案中並明白表示欽佩中蘇兩大民族捍衛自由之英勇精神與自由印度希望參加各自由國家世界聯盟之心願。

尼赫魯於結束國民大會討論時表示，該會通過「英人撤離印度」決議案，並無威脅之意，而僅在印度獨立之條件下向英國建議合作。在大會辯論時他又說：吾人切勿忽略，吾

人刻取英足於懸崖之邊際。他又提醒英美兩國人民謂：世界上除盎格魯撒克遜之外，尚有其他民族，英美之種族優越感，不能再事容忍。

尼赫魯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啓程來中國之前，曾發表談話，據稱：在我們的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孤立生存，每個國家的危機都會影響到遠處的國家。……我現在要去中國，我以為印度將與中國融合為一體，我希望我能增加中國人民的勇氣，和不能征服的樂觀，以及他們在大難當前團結一致的精神。

一九四二年二月上旬，蔣委員長夫婦訪印，在阿拉哈巴德幾次和尼赫魯先生會晤。後者特別於同月十二日在新德里發表演說，並代表全印人民，向蔣委員長表示熱烈歡迎。他說：「印度決不接受任何統治，不論其為日本或德國，印度僅能接受印度大眾之統治，全國人民應奮起救國，反抗侵略。印人決不規避責任，此乃毫無疑問之事。」同月二十日尼赫魯又發表談話說：「蔣委員長赴印之行，具有歷史的意義，此行將為中印關係入於新時期之開始。中國之抗戰，乃今日全世界爭取自由大戰中之一部。」

尼赫魯先生的確是一位挺拔卓絕的人物，在印度獨立運動的洪流中，他是一個抵阻洶湧浪濤的石柱，在全世界弱小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呼聲裏，他是不可缺少的原動力；在印兩大國家未來的關係上，他更是衆望所歸的偉大領導者。入獄以後他的消息是杳然的，關於拘留的地方也頗有揣測，但是他的體力是足以勝任鐵窗風味，我們謹祝他健康。

加蘭姆·阿沙德

莫蘭那·加蘭姆·阿沙德 (Morana Kalama Ashad) 是一位碩果僅存的回教學者。那些學者在德里王廷中是非常活躍過的。對於西方和東方的哲學研究很深刻。所以他能夠用他一枝有方量的筆，把國民黨運動在印度以外的地方造成一種印象。他的阿拉伯文著作影響了埃及和阿富汗的歷史，而他的名字是常被使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伊朗）的人們所尊崇着。他很可以同大革命以前的法國哲學家們（就是那羣以「百科全書編纂」聞名的太們）相比而無愧色。

和他的名譽一樣，他的身世也真正具有着國際性。一八八八年生於麥加（阿拉伯），在開羅著名的阿茲哈大學（回教大學）完成的早期教育。當他十五歲那年就已經把握住波斯阿拉伯語言；同時對於回教神學和哲學極有心得，因而一般都以怪人目之。他父親也是一位有名的學者和作家，在回教徒裏佔據着領袖的位置。一八五七年印度大暴動以後他

就離開了本土，前去伊拉克，土耳其，巴力斯坦，埃及以及其他中東國家旅行，在每一個國家裏招收了許多的門徒。當他去世以後，（他是一九〇八年死於印度的），一般預料他這位漂亮的兒子一定要承襲他父親的餘緒，做成一位有勢力的回教領袖的。

但是加蘭姆却不願意那末做，他已經受了近代科學和文學的洗禮，不想在宗教那一方面有所建樹。旅行擴大了他的視野，他決定要把回教大衆從鐵絲網圍着而使他們故步自封的教義中拖了出來。懷着這個目標，在一九一二年創辦印文希拉爾報（*Al Hilal*），並選定「阿沙德」爲他的筆名。正如他所預料，他的意見引起了狂熱的注意。這事給報紙開了一個新紀元，於是由全國的這一端到那一端，全以此爲中心而在談論着。老一代的回教領袖一方對於報紙的過激，一方對於阿沙德猛烈抨擊傳統習慣，不免大爲震驚。這位青年編輯接到暗殺的恫嚇。實在說來，在印度的新聞史上很少像希拉爾報那樣造成過大的狂潮。而那種有力的進攻總算收了效果，因爲那個素以使回民與政治隔絕爲志而永受外國政府蒙養着的回教同盟，也於一九一三年更改了他們的教條，開始習用可以瞭解的政治文字了。

政府對於這個新的勢力，感到甚大的不安。第一次大戰給了他們一個機會。「保衛印度法」實施了。希拉爾報對政府方針噴出大胆的批評。代表官方意見的回教聖城阿拉哈巴德先鋒報，針對希拉爾報的論說，發表很多的糾正，倫敦下議院也提出了質問。「希拉爾」被撤銷了安全的保障，且科以一萬盧比的罰金。接着就停了版。不過加蘭姆不是那末容易被打敗的。他又創辦了另一個報紙，「巴拉夫」(Al Bara'ah)。這件事很使當局難堪。他們立即下令禁止他進入旁遮普，德里，聯合省，中央省，孟買境內。後來甚至連他總帶所在地孟加拉省也包括在「禁區」之中。最後在一九一六年他即被拘於畢哈爾省之蘭琪，加他以「革命活動」的罪名。不過這件事反足以使他的勢力增加。他對於回教徒意見更定出了新的方向。在他被拘數月之後，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成立了諒解，而那個有歷史性的勒克瑙「議會同盟公約」，就是在那一年締結的。

加蘭姆於一九二〇年一月被釋出獄。雖然飽嘗了四年的鐵窗風味，但他的銳氣絲毫未減，獲得自由後，即從事於啓拉菲特 (Khalifat) 並參加不合作運動。威爾斯親王（今之溫莎公爵）訪印，曾大遭反對，他實在處於主謀的地位，於是便再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

和達斯先生 (C. R. Das, 回教自治黨的領袖) 同遭逮捕，並且判了一年的徒刑。一九二三年春恢復自由，立即被選為國民大會特別會議的主席，而在同年九月國民大會在德里舉行特別大會的時候就是由他主持。當時他僅僅三十五歲，無論在他以前或是在他以後，那個莊嚴的團體從來沒有這樣一位年輕的人擔任領導。(舉例言之，尼赫魯第一次做主席已經三十九歲了。) 自茲以降，阿沙德在國民大會的政治上保持着一個很重要的地位，而他第二次當選為「國大」主席，當然算是對他勞績的一個很適當的酬謝了。

阿沙德堅持把印度教徒和回教的共同問題合理解決，創造一個團結的印度。他以為，阻礙雙方諒解之癥結，主要點乃在文化之未獲調和。他贊成使用拉丁字母代替印度文。

不論在氣質上或是在信念上，阿沙德全不是一個甘地型的人，但是自從一九二〇年以遠他就成了甘地最親密的盟友和知交。在老的政治集團中他的思想最見激烈，普通說來，也是最正確的社會同情者。

他永遠留在被全國當作偶像拜崇的圈子以外，因為他不是大集會的領導人才。他的主要障礙就是他那學者氣質，喜歡書籍和愛好美的人生。他寧願在他的書齋中過着極恬靜

生活，而不願嘗受社會上的叫囂紛雜。不過當（國民大會）委員會開會時他表現的也很良好，在那裏可以看到在他心中蘊藏着的美點之充分顯露。在某一方面他是不斷在國民大會中互爭雄長新舊兩個勢力的連環，如果我們說：他的忠告常常爲兩位完全不同的領袖甘地和尼赫魯所希望獲得，並不算是過誤。此外，他還是一個有力的演說家，是全印度最天才最有訓練的演說家之一。看着他如何使着一個問題展開，最容易引起你的興味。他能夠用水流般不停止的論據，與夫心平氣和的說理，把國民大會的委員會和任何廣大的聽衆，如中魔一般的牢牢縛住。

阿沙德一直代表着一個合理的瞭望。不過在氣質上他缺乏着爲一個成功政治家所必需的耐力。還有一個更大的致命傷就是他絕對沒有野心。他之所以不能離開政治，僅是因爲事不由己，僅是因爲他的朋友們不肯把他放走。當着達斯逝世以後，孟加拉的社會造成了可怕的裂罅。在那個時候最顯明能夠把裂罅填補的人物當然非阿沙德莫屬，不過他是頑硬的拒絕跨步進去。甘地先生自己特意旅行到加爾各答，主要的目標就是想拖他下海。據提議，他應當允出任加爾各答市長，國民大會省委員會主席，假定他肯，還可以擔任孟加

拉立法會議中印度自治黨的領袖。但是阿沙德竟把這三重的皇冠推開了，沒有一件事物可以誘引他回心轉意。他的目的是在專心致志的寫作可蘭經的註解，果然那書出版以後在整個回教世界中銷場很好，立即成爲一本很有權威的著作。

他對於音樂的愛好是快人的，他的談話範圍不只廣泛而且變化的不平凡。關於蘇聯和西班牙、美國和遠東，埃及古物學和文化搖籃的中東歷史的研討，他全能運用百科全書的知識予以申論。這樣的人在任何國家中都是很少見的，而在今日之印度尤爲難得。

拉金德拉·普拉薩德

當着巴布·拉金德拉·普拉薩德 (Babu Rajendra Prasad, 巴布係印文「先生」之意) 在二〇二〇年離開他的職業參加「不合作運動」的時候，他的銀行存摺上恰好還有十五個盧比。在巴特那 (Patna) 高等法院工作，誰也知道他每年要有幾千盧比的進款。他在律牘界的地位很高，所以頗有升任法官的傳說。他在職業上的收入，都很隨便的揮霍了。但是很少被他自己消耗掉，他是一位沒有嗜好需要簡單的人。他的進款全用在公共生活的開支和幫助貧苦學生完成學業上面。

他支持甘地先生的主張，不僅注意法律的字面，而且使用法律的精神。兩個人的關係是異常密切，友誼的開始還在「聖雄」剛從南非回到印度，那時他的號召力不大，也沒有附和的羣衆。認真說來，拉金德拉·普拉薩德才是第一個政治領導人物，他曾在東部各省聯合了很大的實力，聽受「聖雄」的指揮。

那還是在拉金德拉·普拉薩德自己的畢哈爾省善巴朗地方。生活的情形和籠園上的工作壞到極點，甘地先生就爲了被踐踏的「苦刀」而到了那裏，他的活動引起了當地官廳的憤怒，下令限他在二十四時以內離境。他不顧命令，當局要實行檢舉。這事招致一個大的騷動。政府不會料到這樣的後果，屈服了，並且撤回檢舉，另外派定調查委員會，而以甘地担任委員。調查報告書中擁護他的立場，其結果乃產生一九一八年的「善巴朗·阿格拉稱安法」(Champani Agrarian Act)，給予人民顯明的利益。這時普拉薩德忘記了法庭只做成了他的左右手，在「聖雄」的良傳裏面頗有推崇前者工作和熱心的描寫。他倆共同從王入團體中搜集了七千件的陳述，成爲真實而且動人的記錄。善巴朗是「聖雄」帽子的第二支羽毛，而且還有一件更深長的意義，——拉金德拉·普拉薩德永遠做成甘地先生的副手了。

不合作運動使着普拉薩德成爲畢哈爾省無可爭議的領袖。他的隨機應變和創造的天才完全展示出來。國民大會號召學生團體抵制被政府控制着的教育，多數青年離開了學校。第二步應該怎末辦呢？拉金德拉·普拉薩德當時担任着上院議員和巴特那大學的理事，

辭去了雙重的職務，在畢哈爾省威地亞皮斯（Vidya-pith）成立國民大學，獲得六百五十個機開的贊助，招收了六萬二千個學生。在這個國民教育的試驗中，他的職務是副校長，實際則為領導它的靈魂。威地亞皮斯成為招募民族復興工作同志有價值的場所，而在最近的「非暴力不服從運動」中盡了很大的責任，於是政府的百靈之掌的壓力就加施到這個組織上面，宣布了它的不合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可怕的地震，（那「地震」荒涼了畢哈爾的大部土地），伸着拉金德拉。普拉薩德表現出最大最好的組織能力。那時因為監獄中殘廢的鐵窗生活，整個破碎了他的健康。被捉在慢性的氣管炎的魔手裏，病勢非常嚴重，政府所委派的特別醫療會，聲請立即予以開釋。這次他坐了十四個月的牢。在大地震的後兩天恢復了自由。不管自己的病軀，立即進行畢哈爾中央救濟委員會，他被選為主席。這位身心交瘁的首領，實際已經走入死的邊緣，背棄了醫生的警告，拯救受傷的羣衆，大大引起全國的震驚。一個全印籌款運動就以拉金德拉·普拉薩德為名而發起，政府當局不願被人壓倒，也發起以總督為名的募捐。在幾個星期之內，「拉金德拉·普拉薩德募捐」一共達到了二十八個拉克

（「他」每拉克合十萬盧比），而那些大量的醫藥必需品和糧食捐輸還未計算在內。「總督募捐」獲得王公資本家「大亨」的支持，僅僅超過了幾個拉克。有了這樣一個數目的基金，加上千百個公共事業的同志，普拉薩德開始努力於改造省內的病態。他的工作歷史寫出來真像一首紀念英雄的史詩。後來國民大會答應了加入各省內閣閣員的席位，他們費了很大的力量，希望普拉薩德接受畢哈爾省總巡的職位，但是他還是堅持一貫的不自私，把一切閣員的位置轉讓給他的助手。

一九〇六年他在加爾各答讀書的時候，普拉薩德參加了國民大會的二十二屆大會。當時的主席是達達伯·那羅基（Dadabhai Naorji），普拉薩德是許多自動與會者之一。十八年以後，便被國民大會一致的議決，邀請他充任那個大政黨的主席了。

他的大學生活是充滿着刺激的。取銷孟加拉分區（譯者按：係指把孟加拉分為印回兩個區域而言）的運動正鬧到最高潮，那位最漂亮而行動又很離奇的總督寇松爵士（Lord Curzon）所持的倨傲的外交政策，引起了全國的反抗。普拉薩德敏銳的心靈急於要適應政潮的劇變和緊張。他不過只有十八歲的年紀，但對於一九〇二年加爾各答貝哈利俱樂部

(Balraee Club) 之組織，貢獻了很大的助力。四年以後，由於他們不疲倦的努力，畢哈爾學生大會就於一九〇六年在巴特那舉行首次會議。

像拉金德拉·普拉薩德博士這樣有丰彩而充滿學者氣味的人，在印度的公務員中恐怕很難找到另外一個。他曾經充任過英國文學教授、歷史和經濟學教授，最後並且在法學院任職，都能勝任愉快。當他做學生時代就在入學考試中高中第一名，博得不少的讚譽。加爾各答大學在當時不是專收孟加拉省的學生，它已經普及到畢哈爾，奧里薩，阿薩密以及緬甸等省。不過非孟加拉省籍青年從來沒有獲得過那個「狀元」的榮譽，而普拉薩德算是打破了紀錄。在以後的多次考試中他繼續光榮的表演。不尋常的成就引起了高克爾 (Gore Male)，印度溫和派政治領袖，生於一八六六年，卒於一九一六年，也曾經加入過國民大會，並於一九〇五年充任主席。同年他創設「印度公僕協會」，以儉樸服務取消舊惡思想為信條，作為印度自治之準備。譯者。) 的注意，邀他加入「印度公僕協會」。普拉薩德對這事很熱情，但經過家人的勸阻 (特別是他所敬重的大哥) 而不會實現。雖然在那樣一個絕早的年齡，光芒的生命禮品，就已經在他的面前閃爍，而他竟肯同意別人的主張，願意把

它們拋棄，作一個地位卑下的臣僕。這一個事實很可以說明他那無限的愛國心腸。

一九三四年國民大會過完了它的五十年的生命，這個黃金紀念就是在普拉薩德主席任內熱烈的慶祝。自從一九一二年以來他就擔任國民大會委員會的委員，從一九二二年起又擔任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同時兼任大會的書記長。到了一九三九年，在可怖的爭辯氣氛之中，許多人又把艱巨的主席担子懸在他的肩上。那正是蘇巴斯·鮑斯（譯者按：鮑斯現已投入軸心的懷抱，請參閱另文）重行當選不到數週之久，却又因為同大會多數意見不合而在加爾各答的國民大會委員會中舉行辭職的時候。

和印度的許多領袖不同，拉金德拉先生直到四十四歲才走往國外。一九二八年緬甸向英國樞密院的申請給了他一個機會。他遊歷了重要的歐洲國家，會見了不少的知名人物。在回國以後，把印象寫成一個小冊子。他的經驗並不完全快活。在奧地利的格拉茲（Graz）地方，他接受了一個和平主義者集會的邀請。準備當場解釋印度非暴力抵抗運動的政策。集會被一羣反和平主義者的暴徒衝破，拉金德拉先生受了很重的傷，使着他很長的一個時期成爲殘廢。

拉金德拉·普拉薩德通常被認為印度政治上的「紳士」。在他的人格和態度上有着誘惑的力量。所有「聖雄」的重要隨從，他算是最得人望。雖然在國內政治中十分著名，他並沒有一個敵人。他有着嚴肅的質樸脾氣，旅行坐三等車，他的生活完全和最窮苦的人們相同。常常停留在華哈爾省薩蘭區 (Saran District) 齊拉第亞 (Ziradia) 的故鄉。學問的造詣很深，他用最通俗的語言說話，可以使得大衆瞭解。他的演說沒有修辭，不努力製造詞句。他講心裏的話，純粹用忠實的力量和明白的論點表達他的意思。有着哲學和宗教的傾向，精煉的調子可以清楚的從說話中表現出來。

普拉薩德博士可以使用好幾種文字。他的早期教育是從一位回教大師的門下獲得，他首先讀波斯和阿都文 (Urdu 印度回教徒的土語)。他當然是熟習印度文的，他做過全印度語文學會 (All India Hindi Sahitya Sabha) 的會長。

在辯論的場合，(在他三十年的公共活動中他被帶入過好幾次)，他常常表示出不會令人失望的禮貌和願意明瞭對方意見的親切態度。但是近年以來，拉金德拉·普拉薩德對於農民運動 (Kishan Movement) 一種抗稅運動。(譯者) 并不能給予正當的瞭解，這運動

是在地主勢力最大的畢哈爾省發動的，那裏是農民最受壓迫的地方。畢哈爾的農民償付全印度最高的地價，因而也就造成農村負債數字最高的紀錄。

拉金德拉·普拉薩德不過五十六歲的年紀，（一九四〇年的計算），但是他的不良的健康永遠成爲舉國的焦慮，他是一位學者，律師，行政人員，教育家，農村工人，大眾衆的組合者，沒有一個黨的領袖能夠表示更不自私的服務精神和更無我的忠誠意志。

〔譯者按〕普拉薩德生于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三日，受教育於加爾各答之省立學院。

一九一四至一六年任加爾各答法學院教授，一九一七年與甘地合作從事善巴朗區之農民解放工作。旋即任職畢哈爾省國民大會委員會主席兼書記長。一九二二年任加雅國民大會招待委員會總秘書。一九三四年十月國民大會在孟買舉行第四十八屆大會，普拉薩德當選爲主席，一九三九年在加爾各答舉行之國民大會亦由彼任主席。現任國民大會委員會委員。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三六年兩度担任全印印度語文學會會長。

范拉伯·巴泰爾



僅次於聖雄甘地，范拉伯·巴泰爾 (Vallabhbhai Patel) 算是印度政治中最重要的人物。這並不是說他在人望、智慧、眼界方面全可和聖雄相提並論。絕對不然。他的人望抵不上尼赫魯的一小部；在智慧方面也不遠拉加戈巴拉查利 (Rajagopalachari) 遠甚；至於說到眼界，我懷疑他是否懂得這個名詞。但他却是印度最能幹而最無情的組織家。他自己親手創造成一個有力的機器，不只毀壞無數的政敵，而且給予聰明的外國官僚政治不只一次的打擊，使着他們對前途發生了嚴重的恐懼。直到最近他充任議會委員會主席 (Chairman of the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以後，事實上有七個印度省份的國民大會閣員要歸他控制。總理以及其他國民大會領袖人物，全以尊敬與惶恐的心情崇拜着他。

他的六十二年生活過程中充滿着英勇的努力和不停息的奮鬥。他常常有大的決定，一經決定就堅持其必須實現。而他的最大決定或者是他同甘地合作那件事。這對於他並不容易。當着甘地先生從南非回到印度在阿麥達巴德（Ahmedabad）設立司令部時候，范拉伯正是一個生意興隆的律師。阿麥達巴德俱樂部是律師們聚會的地方，聖雄成爲他們茶餘酒後的談資。一位面容和善的面也會在法津界服過勞的人物，以真理和「非暴力抵抗」爲武器，竟敢向有實力的大英帝國挑戰，看來有些滑稽。范拉伯也漫不經心的大開聖雄的玩笑。一次甘地先生冒險去阿麥達巴德俱樂部解釋他的意見，范拉伯絲毫不曾注意到他，他坐在大廳的一角，玩着撲克，捲起口唇露出譏諷的笑容。

范拉伯加入聖雄甘地陣營的決議，引起他的許多同志的驚異。他並不是一個容易移動脚跟的人。他的過去便是一個證明。用着不猶豫的步伐和驚人的決定，他是一直前進。做學生的時候使着所有的教師失望，他不得不屢次轉學，因爲沒有一位先生能夠遏制他那叛逆的脾氣。教育受完了，他開始律師業務。對於犯罪案件有着顯著的偏好。民法的錯綜

複雜却不能使他發生興趣。爲暗殺、搶劫案件作辯護，乃是他的拿手好戲。不久他的名子變成一個恐怖，便是法庭中人也懼他三分。爲了閃避他的原故，地方法院（Resident Masi (Rae's Court) 由波薩德 (Borsad) 遷到安那德 (Anand)），當着范拉伯又在安那德執行業務的時候，法院就又遷回波薩德去。

最早他是決心於律師教育之修習的。在他略有積蓄以後，就去英國旅行，同很出色的法官交往，以圖有助於學識之增進。在學法他是一個不肯專心任何學科的學生，但在法官考試上很不費力的獲中甲等，並且高居候補名單中之最前列。應付重要場合他能保持堅忍和勤奮。考試完了以後他就離開印度，不停止的造訪歐洲國家。不過遊歷並不是他的計劃之一部，而范拉伯是沒有智力上的好奇心的。

甘地的吸引范拉伯並不是由於他的主義而是由於他本人的魔力。古吉拉特 (Gujerat, 巴泰爾故鄉) 是印度政治之迴流，甘地勇敢而不含糊的領導，頗使當地發生一些激動。范拉伯是一個堅強的人，聖雄偉大的自信給予他甚深的印象，當着甘地先生草擬成實際和軍事計劃的大綱，范拉伯就加入他的陣營。從那時起他仁俠的分担甘地先生的日常工作，

而成爲他的不可或離的左右手。他從這一個鄉村旅行到另一個鄉村，攜帶着主人的信件，建築起一個一個的組織，實際參加多次的農民鬥爭，最顯著的就是一九二八年在巴多里（Bardoli）發生的那一個抗稅運動（No-Tax Campaign）。舉國在注視着范拉伯所領導着的農民，反抗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所能施予的壓迫，勝利獲得以後，巴泰爾的盛名立即爲全印所聞知。一九三〇年他領導古吉拉特的「和平抵抗運動」，造成最緊張的高潮，引起無數政府官吏的辭職，空前的反抗氣氛使着英國的統治遭受絕大的折磨。感恩的民衆將最大的光榮注射在他的身上。他被推充任國民議會的主席。一九三二年「和平抵抗運動」重新恢復的時候，他和甘地一起被捕，未經審判而讓他在獄中消磨了兩年的大好時光。

雖然是甘地先生的一個隨從，在許多方面他和他的炫赫的領袖判然不同。一個現實而實際的政治家，他的着重點通常是各異其趣。他是有清教徒習慣的人，對宗教沒有多大的興趣。甘地先生的哲學是以吉塔經（Gita）的教養爲根據，甚至對那本聖書還寫過一本注釋，但是截莖最近，范拉伯還不會讀過它。甘地是專心致志於真理之實驗，范拉伯的興趣

則集中於當世的一切。他願意在組織方面展露才能。他期待絕對的服從。一個人同意他的主張就裝入他的機器，反之就要遭受他的殫斥和壓迫。他曾經殘忍的也很機敏的排除他的礙路的敵人。

范拉伯缺乏完整的先見。不管什麼甘地法典 (Gandhian Code)，他的人生哲學主要是以經驗為主。他很少肯對某一事物下苦心的探本究原。他集中興趣於實際工作，他有解決事情的技巧，那就是說，一架忠心而誠實的機器作為統治他自己的主宰。

有着粗魯簡單的脾氣，在習性上他是不受金錢的影響的。爲了國家的利益，他曾犧牲個人之所有，但是他也知道金錢就是力量。對於包圍着他的一羣資本人家，他不發生什麼幻想，不過他也相信他們在國民大會裏面比在國民大會外面更爲有益。他知道他們的價值，也知道他們的價格，他覺得應該考慮付價的辦法。他沒有清楚的社會哲學頭腦，對於羣衆則具有一般政治的卑視心理，——自從同甘地先生接觸以後，這態度頗有改變，但並未予以根除。

在甘地先生的許多隨從多注意於有建設性計劃之推進，重要項目包含禁酒 (Prohibi

tion)取消苛待不可同階級的惡制(Removal of untouchability)，和抵制外國布疋改用土貨(Swara of Khaddar)等等，范拉伯則集中其精力於政治工作。只要甘地決定一個計劃，范拉伯就運柁很大的能力使之實施。當着甘地作抵制立法會議(下院)之運動時，范拉伯也就堅持着這個意見和達斯(Das)，以及老尼赫魯(現在印度領袖尼赫魯之父)相鬥爭，甚至他的哥哥威它伯·巴泰爾(Vithabai Patil)也不免於難。後來甘地又有決定加入下院的計劃，范拉伯就負起議會工作的責任，而以很大的努力領導這個新的試驗。

一個出身寒微的人，范拉伯已經歷艱險路躋於有名譽的地位了。他的家庭歷史也可說明一些他的品性的造成。他的生地古吉拉特的開里區(Kaira District)是以羅賓漢傳說著名的。他父親便是那個傳說的標準代表。一八五七年大叛變發生後，他立即由古吉拉特出發，一路與英人奮戰。在另一個機會，他被一個統治的土酋拘捕，當即被引導到了那位偉人的面前，恰值後者正專心於象心之賦。老巴泰爾對於「卒」的走動，頗有機敏的意見。贏得土酋的好意，最後更賺得他的自由。他的大哥威它伯·巴泰爾也是政治上很熾赫的名字，是出任下院議長的第一位印度人。「和平抵抗運動」開始，他就辭却議長職務而度其

獄中生活了。

范拉伯大量的承襲他父親的勇毅和無畏的精神，並且具有他哥哥那種應變的辦法。

無疑的范拉伯在今日是國民大會右派的領袖。他的確是憲法擁護者最大的棍棒，用以擊敗國民大會的社會主義黨。范拉伯本人對於創組憲政的機器，雖然有過很大的助力，並且用着獨裁的手段控制着那個黨派，但是他絕不是一個馴服的憲政擁護者。穩健主義的確要偕年齡而俱來。但是他非常愛好戰爭的。他最出衆的德性就是他的精力。好多年前當他還在實習的時候，某一次他站在法庭上面辯論一個案子，在辯論中間一封電報遞在他的手裏，報告他太太的死訊。范拉伯約略讀了一讀電文，仍在沉靜的繼續未被打破的論據。好像並未發生任何的事情。沒有人能夠得到一些不幸消息的暗示，更不明白他心裏在作什麼感想。等到開庭完畢以後噩耗才傳播出去。直至今日同樣的毅力還是爲他所保有，造成他被人懼怕的原因。

認真說來他的領袖才能是巨大的。但是它們多屬於整理方面，絕不能擔任執火山的先鋒。那工作要讓給甘地。天賦給他的不是際望遠景，一個階梯就很夠他消受了。

〔譯者按〕范拉伯·巴泰爾生於一八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習法律，曾留學英國，回國後即在阿麥達巴德執行律師職務。一九一六年開始參加社會活動，即成爲聖雄甘地部衆，並在阿麥達巴德建立消極抵抗運動。最初以開拉（Kaira）地方的消極抵抗運動領袖而知名，巴多里抗稅運動以後名乃益顯。一九二四年當選爲阿麥達巴德特別市主席，直至一九二八年始行離去而赴巴多里。一九三〇年國民大會在喀喇蚩舉行第四十六屆大會，巴泰爾當選爲主席。一九三五至三九年任國大出席議會小組委員會（Congress Parliamentary Sub-Committee）主席，印度十一省中之七省關員之活動歸其控制。一九四〇年十月，以違背印度國防法（Defiance of India Act）而被捕入獄。一九四二年英印衝突以後，他也是被捕入獄者之一。

奈杜夫人



關於莎羅吉妮·奈杜夫人 (Mrs. Sarojini Naidu) 她是富有

東方色彩的，生在印度歷史的另一階段，她寧願消磨更大的精力去研究她那完美、纖巧玲瓏的詩篇，而不願混入叫囂紛雜的政治生涯裏面。在今日之印度，像這樣一個天才而又聰明的人物，一定敏銳的感到在外國統治下所受的屈辱，她會能安於象牙塔的生活嗎？

在印度政治領袖中她算是最世界性的，因此之故對於「我的國家是或帶」一類表現愛國熱情的話，聽起來她是不耐煩的。她的國家主義隨時準備匯入更廣大的國際溪流。一二十年以前，這裏有一個最時髦的趨向，就是永遠要回到印度的「光榮的過去」，而黃金般的古昔才是靈感和未來進步的源泉。她提高了喉嚨向着那種絕緣的意見抗議。按照她的意見，每一種不同的文化模型都有它自己獨特的天賦和機能，而每一種文化的結果應該適應

於全世界。印度，她認為，一方面應該悉心維護本土的奇蹟，一方面又不能同西方的政治，科學，和文化的發展新興勢力隔絕的過遠。擁護她這觀點的人數目在逐漸增加着，這是一件很可欣慰的現象。

她的最大目標乃在增進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間更密切的瞭解，沒有人更適宜的勝任兩個宗教團結的重大之使命。奈杜夫人對於這個問題具有可贊佩的認識，她永遠企圖避開教派鬥爭的激流。多數國民大會領袖全不及她之能夠獲得回教徒的信心。幾年前宗教爭執達到最高峯的時候，沙加特·阿立 (Maulana Shaukat Ali) 就這樣說過：奈杜夫人是唯一的能夠獲得回人信心的印度教徒。

她在婦女運動方面的工作是很著名的。她同深閨制度 (Purdah) 及童婚，以及其他失却效用的古代遺俗相搏鬥，她從不要求婦女特殊待遇。她希望她們能夠自立，而在印度爭取自由之戰中，要作為男子的伙伴，並且同她們站在一起。在婦女解放一個問題上，她盡了最大的責任。她的不斷的囚禁和她領導戰鬥的精神所給予婦女地位之改善，比起前半個世紀印度的社會改造家的說教來，實在有效而且偉大得多了。

她的整潔領袖地位是非常自然而不勉強的。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在於她具有與眾不同的頭腦。廣汎而有耐力的同情，並且能以公正處置旁人的意見爲她的最大願望。此外她還是一位卓越的雄辯家，她能夠很輕鬆的運用好幾種的文字。

這許多美德在她很早的生活中就已經表現出來。她的出生是幸運的，她的父親查爾巴希維亞(Dr. Ashby Nath. Chabodjian)是愛丁堡大學的科學博士，他的愛好科學研究誘使着他在海得拉巴創辦厄查姆學院(Nizam College)。自己擔任校長。她母親則能用孟加拉文寫成精美的詩篇。對於奈杜夫人，這誠然是口部富厚的遺產了。

在她最早的記憶裏乃是因爲在談話時說錯了一句英文，被她父親打了一下。她們家庭永遠使用英文談話。那時候她才六歲。十二歲那年，莎羅吉妮，查爾巴希維亞小姐投考嗎德拉斯大學及格，這使着全國震驚。這樣的事在以前是不曾有過的。就在入學考試的前夕，奈杜在她演說代數的當兒，隨地興之所至寫成小詩一首，她父母見了就爲之驚異不置。叶芝瘋狂地寫了倍增的歷史詩共三千三百行，在六天內完成。接着她又寫了一本兩千兩百行的隨時隨地體裁整齊不致誤醫生要她完全休息。一九九五年她被送到英國，她

還不到十六歲)，進入倫敦英王學院。後來又轉到劍橋大學的葛頓學院。一八九八年返回印度，就在那一年和拉竹粒·奈杜博士（Dr. Govind Rajulu Naidu）結了婚。她自己屬於高等的婆羅門家庭，她的丈夫却不是一個婆羅門教徒。但是在那個時期，（現在還是如此），奈杜夫人從來未被階級，顏色，和信條的不同所困惱。

她首先建立了女詩人的榮名。她的「英金的開始」（Golden Threshold）和「時代的鳥」（Bird of Paradise）獲得了最高的讚譽。著名英國批評家高斯（Edmund Gosse）說她的寫作宛然像一個英國女人，尖銳的引起她的注意。他還說，印度的氣氛是軟弱的，假定她這樣打法，一定會失卻活潑和新奇。她把這個教訓牢牢記在心上，並且收了良好的效果。

她的精神不以完全寄託在詩的寫作上為滿足，於是漸漸的踏入政治的原野。她出席一九一六年的勒克瑙國民大會，後來又積極參加自治運動。從那時候起她就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一九二五年當選國民大會主席。三年後她以宣傳為目標而旅行美國，再下一年她被選任國民大會南非分會的主席。

甘地和提雅吉（Abbas Tyabji）被捕之後，國民反抗運動的責任就落在她的身上，當

她領導達拉散那地方的鹽潮時，在非常戲劇式的情形之下被捕。一九三二年又經下獄，她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損失，且將使着她終生受累了。

奈杜夫人無疑的是印度最好的女東道主。在塔支馬哈爾旅舍 (The Mahal Hotel) 的會客室裏，你可以會到不同的人物；碰上一個大君或者一個過激的社會主義者，那機會是均等的。

她的最顯著的特點乃是那種永無匱乏的幽默感。同樣顯著的特點就是她過分的愛好聊天。一個全國皆知的笑談：說她每天吃兩頓飯，三頓閒談。要使一件有趣味的新聞很快的傳佈，最好的方法當然莫過於在奈杜夫人的客室裏把它講述一番了。

她在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裏任職有年，沒有一個「老衛團」的領袖能比她更瞭解青年並且受到他們的愛戴。奈杜夫人有一次表示她的願望，於她脫離人世之後，應當把「她愛印度青年」這句話作為她墓銘。今年（一九四〇年）已經是六十一歲的老太太了，但是奈杜夫人還感覺着同她的女兒們一樣年輕。

阿伯都爾·加伐爾汗



汗·阿伯都爾·加伐爾汗 (Khan Abdul Gaffur Khan) 的一生乃是一篇「拒絕」的散文。國民大會曾經兩次要求他担任主席，但是兩次都被他拒絕了，理由是他不配佔據那個崇高的位置。生在富裕之家，在豪華的環境中教養，他現在却過着遁世的生活。他甚至把飲茶那一點小小的享受都完全放棄，而飲茶却是以前歡喜做的。他的生活方式是取法於聖雄，在整個的國家裏他是以「邊地甘地」(Frontier Gandhi) 普遍的聞名的。

「汗」是表示一個部落的領袖。加伐爾汗的父親貝拉姆汗 (Behram Khan) 是印度邊地白沙瓦區烏提曼柴 (Umanzai) 村莊的首領。這便是在他名字最前列的「汗」字之由來，然後再加上一個習慣上的「汗」字尾巴。他的哥哥汗·薩希伯博士 (Dr. Khan Sahib)

乃是他的握着手前進的同伴，並且和他一樣也是一個慣常的囚徒。直到國民大會開員在全印一體辭職以前，他在做着西北邊省的總理。

當他在阿立加大學 (Aligarh University) 讀書的時候，加伐爾汗就深深受了加蘭姆·阿沙德 (現任國民大會主席) 政治著作的影響。那位回教的天才作家創辦的希拉爾報 (The Herald) 在當日真是風靡一時。他帶了一個新的理想擺在他的社會前面，用漂亮而輕蔑的文字攻擊回教同盟的大頭目們。加伐爾汗把這種新思想的特點帶回他的本省，開始組織他的民衆。反羅拉特法 (Rowlatt Act，譯者按：羅拉特法會規定，當局可以不顧法律上正式手續執行逮捕和審判。) 運動發生，給予他一個很好的機會。年紀是那末輕，號召力却又是那末大。千百個人去參加他的集會。在一個這樣的集會中，他快到九十歲的老父也親往參加，也就在會議完畢以後加伐爾汗遭受逮捕，未經審訊即以羈禁。在監獄裏警察長率同代表，勸他停止擾亂治安的活動。警察長的憂慮是應該的，因為在一八五七年的叛亂中，加伐爾汗的祖父曾經參加英國那一方面作戰。但是這位青年的「汗」却堅如鐵石。因此政府乃將他的風燭殘年的父親一併逮捕，說來也很奇怪，那位老人受了兒子的影響，

竟由對英國的忠心耿耿，一變而走入極端主義的路上了。

獄中生活是一個新的經驗。他常常帶上過於緊小的械錄，時時傷害着他。但是他永遠高興，並且試着去改變在他四周的人們的思想行動。他開始傳佈社會的友愛，並且開辦講習班，自任可蘭經和吉塔經主要思想之講解。

不合作運動和啓拉菲特運動 (Khilafat Movement, 譯者按：啓拉菲特運動是由 Mohd Ahmed Ali 和他的兄弟 Shaukat Ali 所領導，一九一八年開始，抗議英國未踐交還土地於 Sultan 之諾言，後與甘地所領導之不合作運動，合而爲一，反抗英國)，進展的正迅速，當他被釋出獄，對二者都參加積極活動。他對國民教育發生很大的興趣，同著名的以「杜蘭樂祭司」(Haji of Turansai) 在一起合作，把邊省的國民學校網建築起來。那位祭司先生 (Haji Sahib, 薩希伯是表示尊崇的意思，常常加在名子的尾巴上，) 後來在邊省一帶 (Trans-Frontier) 成爲和英國政策不可解開的敵人，高舉叛變的旗幟，使着軍事當局好多天不得安眠。

一九三〇年「和平抵抗運動」開始，邊省也展開歷史的新頁。加伐爾弟兄有恆心的工作結了果實，全省民衆都加入他們的陣營。監獄裏充斥着罪犯，並且有千萬人等待着候補他們的位置。這不是政府所能忍受的；據看一個有軍事價值的省份從他們的手中溜走。恐怖狀態開始。鎮壓的故事可以在「白沙瓦考查委員會報告書」中找出。担任委員會主席的是范拉伯·巴泰爾（Valabhai Patel），他辭去了印度立法會議（下院）議員的職務，負責此事之調查工作。「報告書」遭受政府的查禁，後來並且有好多敘述同樣事實的書，也碰到那種不幸的命運。

甘地伊文協定（The Gandhi-Irwin Peace），一九三一年三月成立。伊文係當時之印度總督，亦即現任英國駐美大使之哈里法克斯爵士。他着加法爾弟兄恢復自由。但在數月之後又重新入獄。甚至在甘地先生從倫敦參加了圓桌會議回來之前，「邊省法令」（Provincial Ordinances，有類緊急法令，不經審訊即予以拘留）就公佈施行，潘伊爾弟兄就逮，不經審訊的予以拘留。因為尋找不出犯罪的證據，於是提議加他們以計劃武裝暴動，和「杜蘭柴祭司」聯合密謀反抗政府之罪名。不過巴坦尼（Bhambhani，意為印度人，特別指西

北邊區之人民）對於外國政治所施用非暴力反抗的情況，其本身便是政府所定罪名最佳良的駁斥，並且似乎深深的感動了整個的國家。事實上他的全家也都隨着加伐爾汗而入獄，其中有他的哥哥，姊妹，兒子和侄輩。

加伐爾汗全部接受了甘地先生的哲學。他對於非暴力和唯愛主義乃是研究可蘭和伊斯蘭（Islamism，即回教）經典的結果，他那獨立的造詣實際正和甘地先生的結論相同。今天，他算是聖雄的最忠心的左右手了。

宗教的信仰雖然如此，他是一位激進者，誠懇的希望他的國家獨立，並且純真的爲大衆的福利着想。

對宗教的最大信念乃是受了他父親的影響。貝拉孃汗把許多隱晦的意見和深的虔誠混合一起。加伐爾認爲所有宗教是同樣的重要，因此就無所謂改變信念的說法。他的忠誠主要是歸功於宗教的原素，而他的擴大胸襟和忍耐硬着他成爲普遍受人尊尚的理由。

在今天，他算是印度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了。過去幾年他擔任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委員，同他的哥哥汗·薩希伯博士一起努力，在有重要戰略價值的邊省建立起一個有力的民族運動，儼然是非同小可的成功。由於他的犧牲和示範，竟把這一個被忽略但是很重要的省份組織起來，並且把它拉入國民大會的軌道以內。不僅此也，他是給國民大會拉到大量回教徒會員以助長其勢力的，這一點尤應特別一提。

他的組織能力可以從對付巴坦人而獲得成功看到，他們是孔武有力的，但是他能阻礙他們走上強暴之路，並且給予他們以新的生活的意識。他所創造的強有力的義勇軍組織，使着政府充滿皇惑和不安，便是用最嚴酷的壓力也不能把它解體。政府也做過漂亮的宣傳工作，稱此輩為「紅衫軍」。不過他們的上衫雖然紅色，他們的思想並不如此。加伐爾稱他們為「庫戴吉馬加爾」(Khudai Khidmatgars)，那意思是「上帝的僕人」。

他是一位有最大勇氣和最大剛毅精神的人。在監獄裏，他聽到和他同為階下囚的侄子絕食的消息。加伐爾汗既不企圖見他，也不想予以勸阻，而事實上那位青年已經七十八天水米不進口了。當着情勢危急生命快靠不住的時候，加伐爾汗才寫信通知政府，說明做

如他的侄子死了，他的屍體應該如何處置。

他不是一個演說家，並且很少在他自己的省外說話。但是從他的心之深處所發出來的語句從來不會不能造成深刻的印象。他那動人的面貌把他磁石性的品性上再加蓋一層的魔力。他巍然的有六英尺四分之一高，有一次體重達到過二百一十磅。常常入獄摧殘了他的健康，在目下他不過一百五十四磅，受苦的痕跡明顯的呈現在他的身上。

在幼年加伐爾汗曾經做過投軍的夢想。他以自己的體格自豪，相信他自己，摹想着成功的事業。但是當他看到有的歐洲軍官以無禮貌的行為對待他的同僚時，他便改變了他的計劃。那個決定當然會牽連到很多的事情了。

拉加戈巴拉查利



如果汗·阿伯都爾·加德爾·汗 (Khan Abdul Gaffar Khan) 以「邊省甘地」而知名，那末拉加戈巴拉查利 (C. Rajagopala Chari) 也是被好多人稱之為「塔米爾聖雄」(Tamil Mahatma)。塔米爾是印度人民之一族，住居南部和錫蘭的。更普遍一點，這位馬德拉斯前總理是常以 C R 或者拉加吉 (Rajaji) 被人提起着。

C R 遑同拉金德拉·普立薩德 (Rajendra Prasad) 和巴泰爾 (Sardar Patel)，造成丁甘地的三頭政治。多年以來，他就被目為聖雄的「權威說明人」(這是甘地先生自己的說法)。譏諷派和批評家也常常提到這位及門弟子，說是當着 C R 窮於應付的時候，聖雄纔開始使用他諷教的能方。在聖雄因為不合作運動入獄的期間，他所主持的「青年印度」雜誌的責任，大部落在拉加吉頭上。一九三二年九月聖雄開始他的歷史的絕食，躺在葉拉

瓦達監獄 (Varanasi Jail) 院子裏慢慢的受苦。希望英首相麥唐納所給予的「階級仲裁」能有所修正，因為它對「哈利真人」(Mahatma) 是甘地給不可同階級所起的名子，照字面說是「上帝的子孫」的影嚮太大，也是靠着 C R 有耐性而不懈怠的努力，才使着事情獲得結果。

當一九二二年甘地過着獄中生活，C R 即以聖雄政策的擁護者的姿態出現。同年，許多問題都集中在加雅的國民大會。最有勢力的一派，由達斯 (C. R. Das) 和莫提拉爾·尼赫魯 (Motilal Nehru)，加瓦哈拉爾·尼赫魯之父) 領導，要求國民大會改變政策，準備加入 (立法) 議會。另外則是甘地那一團，由 C R 巧妙的領導，力主「不改變現狀」，堅持國民大會應繼續其抵制立法機關之政策。

隨着一九二二年的到來，政治的緊張也直上青天，「非暴力不服從」在醞釀着。中立派的朋友就於一月十四日匆匆的召集了一個各黨各派會議，企圖調和國民大會和印度政府作最後一分鐘之努力。真納，查耶加 (Jayakar)，和納達拉占 (Natarajan) 三人是當時會議的祕書，參加會議的有三百人，甘地先生以觀察者的資格非正式出席，總督李丁爵士

(一九二一至二六年之印督)拒絕了會議的建議。二月一日甘地先生致書印督，一方面算是呼籲，一方面也是最後通牒，他給了總督七天的限州，逾期「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即將在巴多里 (Baroli) 發動。二月五日，聯合省戈拉普區 (Gorakhpur District) 中一個不被大衆知曉的村莊名叫卓望楚拉的發生了一件意外，竟致改變了印度歷史的路線。一羣被激動的暴徒，在遊行的時候，把一個警察副巡和二十一個警士驅入分莊所之內，然後縱火焚燒，火焰把他們完全吞食。甘地先生深深吃了一驚，即宣佈不準備再作「非暴力鬥爭」。因此「非暴力不服從」也爲之驟然中止。接着，不幸的反應起了進來。政府立即施行進一步的壓迫，甘地先生就於三月十三日被捕，判處徒刑六年。在六月七、八、九、三日，國民大會委員會要求議會主席海基姆·阿吉馬爾汗 (Hakim Ajmal Khan) 派定委員會，周遊全國，對於「非暴力不服從運動」在某種形勢上，或者在同一性質別種手段上是否應予採用」等，負責草成報告。結果委員會反對發動整個民族的「非暴力不服從」。關於加入抵禦立法機關問題，意見頗有尖銳的歧異。海基姆·阿吉馬爾汗、莫提拉爾、尼赫魯先生還有巴泰爾，都贊成參加。安薩利博士 (D. Anandji)，拉加戈巴拉查利和加斯杜利。蘭那。

伊因加爾 (Kanjari Randa Ivankar) 贊成維持現狀，讓「抵制」繼續存在。在加雅，拉加戈巴拉查利獲得了勝利。達斯辭掉國民大會主席的職務，另外組織「獨立黨」。一個大的分裂像是不可避免。但是加瓦哈拉爾 (尼威魯) 和加蘭姆·阿沙德 (現任國民大會主席) 之被釋出獄，頗有助於調和的工作。國民大會在德里召集了一個特別會議，阿沙德以主席資格幫助着擬訂了一個折中方案。決議案是表示允許的：「凡國民大會會員，其在宗教上或良心上對於參加立法組織不表示反對者，均可出任議會之候選人，且在未來之選舉中得自由使用其投票之權利。」

但是不久，歷史就給了一個甜美的酬報：十五年之後，由於奇異的命運的戲弄，它又運用大的勢力使着國大大會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在一九三七年的總選舉中國民大會獲得可頌揚的勝利，C R 成爲主張國民大會接受閣員職任的重要宣傳者。這位領袖並不可賄致的「消極抵抗主義者」最早曾經斥責立法團體爲罪惡的廟堂。現在却當選爲馬德拉斯的首任總理了。

一個人會發生這樣尖銳的轉變，應當如何尋找解釋？而這一個人在他的生活和他的工

作，從來是一致而不矛盾的。

在今天C.R.已經表現出倦於奮鬥的樣子了，他不想再作什麼；再建設什麼。對於印度國內的新趨向，他象徵出來的比誰都多。

拉加戈巴拉查利是唯一的頭等甘地派而參加內閣的。巴素爾和普拉薩德則寧願把握寶座後面的權柄。當他充任總理時代，他喜歡把威權濫施在同僚頭上，並且願意和最出風頭的閣員相抗衡。他這樣做的理由，當然由於他的智力和性格。他是甘地圈中的智囊，一如巴素爾先生是甘地的指揮的手。他的生活的簡樸是值得注意的，便是身為總理，他還自己洗自己的衣服。他是一位有才藝的演說家，深切的瞭解疑難和用字經濟的價值。他的作品也能表示出簡潔的品格，有時候一個人會懷疑，由於拉加吉的從政，印度文學要蒙受多少的損失。他的獄中日記已經譯成多種當地文字了。

有着莊嚴的外表；他的面孔像樹皮樣子，如果不是用黑色眼鏡保護，他的眼睛的確是光芒刺人，但是C.R.始終不肯把它脫下，常常給予碰到他的人們以煩惱，因為這樣誰也不能夠猜出他心裏在轉什麼念頭了。

他的野心一向是和他的「先生」一樣，習慣和反動的調停者。但是他並不容易的或是慷慨的接受新的思想，而在這一點上實在潛伏着未來憂慮的最大源泉。

〔譯者按〕自從一九四二年春間英國特使克利浦斯爵士訪印之後，這位馬德拉斯省前總理的名子便不斷的在新聞中出現。從上又可以看出在過去他對於國大的努力，但是近年以來，不幸為了戰爭問題而和甘地決裂，一九四二年「英國撤離印度」提案熱烈討論之際，他突然宣佈脫離國大常務委員會，這便是同年秋間英印關係緊張，甘地尼赫魯被捕之後，拉加戈巴瓦查利「調人」資格之由來。以後他也屢次發表中止僵局之議論，而且英國議會也頗看重了他，希望他能到倫敦一行。他生於一八九七年，受教育於馬德拉斯法學院，曾經担任過國民大會的書記長和常務委員會委員，

西甘達·海亞特汗

五年以前，旁遮普省進行着猛烈的拔河遊戲。菲茲立爵士（Sir Fazli Husain）決定組織「統一黨」，要和立法選舉對抗。反對派的小組織們全充滿着恐怖，尤以市區中的印度教徒的團體爲然。因爲菲茲立爵士是以他的堅強的個性，專制的手段，最大的組織能力來控制着旁遮普，如果成功了，等於抓住了本省總理的大權。那樣，便是旁遮普省長也要懼他三分了。（按英屬印度各省均設省長，省長下設總理及各部。）

誰能夠挺身而出打開這局面呢？所有的溫和派和官員全把視線移到海亞特（Sir Sikandar Hayat Khan）身上。那時候他充任着印度儲蓄銀行的副監督。他具有菲茲立所不具備的條件。他並不積極的贊助回教徒的要求，所以也很能同印度的教徒和塞克教徒的領袖們相接近；他沒有絕頂的才智，不必懼怕他在政治上會有什末野心。態度很隨和，脾氣很易與，說話很快人，他的高貴的舉止反而使着他非常得人緣。你不必提防他會螫或者會咬。

自省長而下的許多高級官員對他全很推崇。歸結起來，海亞特不是菲茲立。如果他肯出任總理，相信老的傳統習慣，是不會遭權感攪亂的。

不過，在當時，海亞特是缺乏體力的。他知道同一位像菲茲立那樣幹練的劍手比起武來，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於是他就常常和菲茲立交好，並且答應接受在他下面的一個位置。這辦法是聰明的，因為菲茲立爵士已經失去了健康。不久即因病逝世。海亞特就不費力氣的成了「統一黨」的領袖，同時也取得了旁遮普省總理的職權。

海亞特是一位標準的印度地主：保守，易與，為一個新的意見而臉紅。以把事情擺置一旁為滿意。由於他家庭的充裕，他曾經由阿里加（印度西北邊省之域名）到了倫敦的大學學院。後來進入印度陸軍服役。在旅部參謀處工作而成爲第一位印度連長。他看到邊區戰役和第三次阿富汗戰爭。當他重新回到平民生活。年紀還是三十歲上下，即被地主們選爲旁遮普省議會的議員。

他的富有，被稱爲「好人」的名譽，再加以外國政府的支持，便是他取得政權的主要原因。海亞特永遠是「政府」的「好孩子」。當着各政黨一致抵制西門調查團的時候，海

亞齊答應担任旁遮普西門委員會的主席。再早，威爾斯親王（現在的溫莎公爵）訪印，同樣受着激進份子的反對，海亞特也是站在政府那一方面。他從來不肯開罪政府，永遠擁護着英國人的主張。有一個時候他被任命爲旁遮普的代理省長。

海亞特贊成把封建制度現代化。但是他太聰明了，他絕未忽略了現代化的衝突性，他是相當保守的，希望儘量和老的制度相安無事，不願意他所習見的社會發生什麼尖銳的改革。主要的說來他是贊成資本主義的利益，而他的本身就由地主變爲資本家了。

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當着真納決定重行改組回教同盟，並且向着回教徒呼籲幫助同盟的選舉時，海亞特竟拒絕合作。他說，他身任統一黨的領袖，黨裏面却容納着印度教，回教，和塞克教人，以此之故，他覺得不能跟着真納前進。這樣一來，真納所領導的回教同盟只能在旁遮普省議會中獲得三席，當時頗惹一般人的譏笑。

國民大會決定接受各省部長職位之後，曾一度引起不安。非國民大會的省政府，立即感到國大省份立法進步的壓力，因爲他們正作着擴大人民自由，解除農民痛苦，和其他有利社會的事業。這個對比是非常刺目的。於是旁遮普省也和孟加拉一樣，激動了很大的忿

怒，他們提出要求：釋放政治犯和鬆弛政對人民的管理。聽到這樣可驚的消息，海亞特恐懼了，他立即逃回真納的懷抱，願意恢復友好。但是那位孟加拉的總理費茲拉爾·胡克（Fazlul-Huq）却不如他。他越是受到捏擠，越是翻起筋斗來了。

地位僅次於真納，海亞特爵士算是回教同盟中很炫赫的角色了。不過他不像真納。在黨派的爭執中他永遠保持着均衡的態度。回教同盟的前途和這兩位領袖的關係，常常成爲大家有興趣的談題。一般認爲，真納無可懷疑的是一位帶顏色的印度人物，最近他的行徑暈眩了他的朋友和仰慕他的人們。拋開他的政治的歇斯底里病，真納似乎一方面反國民大會，一方面也反政府。而海亞特則不然，他強烈的親英，同時也不反對和國民大會成立妥協。這兩個人有益的合作將要維持多末長久呢？如果國際形勢發生了顯著的惡化，英國爲了獲得國民大會的好意，一定很願意接受它的要求，甚或要半路去迎接。按着他目下的表示，真納對於這種開展是不會過分高興的，甚或他也有出面加以破壞的可能。遇到這種情形，英國會轉到它的忠實的朋友西甘達·海亞特汗身上。不然的話阿加汗（Asa Khan）的盡職和有力量的幫助也是很有用的。同時孟加拉總經理費茲拉爾胡克更不會表示拒絕。

真納當然還有他部衆，不過那時他會發生悲哀的覺悟：爲什麼那許多圍繞在他身邊跳動的汗·巴哈德（Khan Bahadurs，是英國政府贈予的小榮銜），騎士，和有頭銜的紳士們，竟會一經受了英國政府之指示，便要立即脫離了他。真納也許仍然成爲一個可以注目的因素，但也只是因素而已，並不是唯一的決定事物（Sole determinant）。一個甘地—阿加汗—西甘達—費茲拉爾胡克諒解，效力將遠較一九一六年勒克瑙公約（Lucknow Pact）爲有力量。不論真納是要踏住白線，抑是倔傲的站的遠遠的，也不能夠改變歷史的路線。回教同盟的意見分歧也會在國民大會中發生反響，善與惡之分離將益趨嚴重化。印度政治因之將有新的澄清。不過假定在另一方面國際形勢沒有顯著的變化，那末目下的進退維谷的局面仍要繼續着。最近的將來是充滿着有趣味的可能的。

〔備考〕按海亞特汗已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逝世。

查雅普拉卡士

一九三三年的某一天，那西克路中央監獄（Nasik Road Central Prison）打開它的大門，釋放出一位高大而樣子卓越的青年。在那天他的徒刑滿期了。作者毫不懷疑，將來的歷史家論述到我們這一個時代，他一定把那件事實特別提出，作為一九三三年的大事之一。因為，從他被釋放以後，印度政治突然發現了新的力量。查雅普拉卡士·那拉沿（Jayaprakash Narayan）出獄的時候在懷一個新的意見，新的目的和一個新的幻想。從他的一堆理想中產生出國民大會的社會主義派。

在今天，查雅普拉卡士已經成為印度公共生活中最受人望而且最受尊崇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被着這個名字的人具有多末偉大的人格。更很少有人懷疑，靠着廣泛和多方面的經驗和冒險，造成了這樣一個有魔力的人物。

他直接的認識了人生，或者這就是他的思想如此清楚的理由。當他到達美國繼續研究

工作的時候，並不是在教室裏開始他的經歷，而是在一個田莊上面學習。他於一九二二年十月行抵加利佛尼亞州，距離學校開課還有三個月的期間。他本人又不是足以支持自己的用度。於是他便去到一個果園中工作。住居加州的印度人爲數不少，其中大部是塞克人和巴坦人（Patans）。查雅普拉卡士加入一個巴坦黨團，它的領袖施爾汗（Sher Khan）是一個畫面上的人物，有大過加伐爾汗（Khan Abdul Gaffar Khan）兩倍的體軀。「不合作運動」深深的激動了全世界各地的印度人，因此每一個新從印度到來的人便會引起大家的興趣。查雅普拉卡士離開學校參加「不合作運動」，其意義即爲他甘願放棄大學學位，這消息傳播出去以後，找尋工作對他當然不是一樁困難的事了。

果實收摘季節到了，查雅普拉卡士從早到晚在葡萄，梨，桃，杏堆中工作。從樹上摘下來，施以挑選，然後敷上石灰，雜上硫磺，晾在太陽裏曬，最後送到工廠裏經過清潔的手續。查雅普拉卡士的工作是從這一個筐走到那一個筐，把壞的果子拋出。或者這就是他現在所作的工作——從國民大會的筐子裏將腐爛的果實予以清除。

這樣他就每天工作十小時，每週工作七整天，沒有星期也沒有假日。但是工資是夠誇

感的，一小時四十分，一天就湊成美金四元。按照當時的比價，可以折到十四個盧比。對於查雅普拉卡士似乎是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數目，而在一月之間他就存儲了八十元獎金。果實季節過去了，他帶上這部財產，回到伯克萊（Berkeley），等待大學的開課。他租了一間房子，自己負起煮飯的工作。

在加利佛尼亞住了一個學期，查雅普拉卡士又破了產。他便轉入艾歐瓦大學（Iowa University），那裏的學費僅當前者的四分之一。便是支付這極少的學費他也要在一座桃園裏作工。

從艾歐瓦他又轉到威斯康新大學（Wisconsin University）。在這裏，一個新的因素進入他的生命，這個因素使着他的生活整個改變了方向。

就在這個地方查雅普拉卡士不寧靜的心，找到他所探尋已久的啓示。他對於大富與赤貧之並存，甚至在機會主義所在地的美國也不能例外，一向感到迷惑。這一個謎如何去解？為什麼少數的人養尊處優，而大多數的人羣反而註定要過着齟齬，窮困，和勞碌終生的生活？大學裏的一位講師曾經宣佈，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沒有方法解決貧窮的

問題，而這位先生是一個熱情的社會主義者。查雅普拉卡士急切的投向他，兩人中間發生很大的友情。他開始研讀馬克斯主義的作品，不久以後，（並不是不會經過一個強有力的心靈的交戰的），他就成爲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的生活有了新的意義。他放棄了科學的學習而致力於經濟學的研究。他的碩士論文獲得很大的讚美，立即被認爲是全校最優秀的學生之一。從那裏他去紐約，不幸就染了重病，在一家醫院裏住了好幾個月。

他在美國停留了將近八年的時間，一共讀過五個不同的大學。最初他攻讀數學，物理和化學，後來的幾年則研究生物學，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學。中間他曾經不斷休學，爲的是獲得收入，支持繼續一兩個學期。他充任過一天十小時工作的因症雇員，果醬製造廠的打包人，鐵廠裏的技工，和飯店裏的侍僕。他並且試着作過商店的推銷。所以當他一九三一年回到印度之後，他絕不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學生，在尋求舒適的生活，而是一個飽經世故完全決定獻身於大衆生活的人物了。

尼赫魯立即讓他負擔起國民大會勞工調查部的責任。幾月之後，在「非暴力不服從運

動」進行期間，查雅普拉卡士就充任國大的代理祕書長了。

歷史將要喜歡回憶他在那西克監獄裏所經歷的歲月。同他在一起享受鑽窗風味的還有好多著名的國民大會工作人員。馬薩尼 (Masani) 就在那裏，此外還有阿文烏·巴特華丹 (Achyut Patwardhan)。

他們和其他的朋友們造出了國民大會社會黨的大政方針，那黨當時正在着手組織。同樣的在其他監獄裏面國民大會青年派，對於國大政治的衰落也表示不滿，他們感覺，在國民大會的展望和方針上，都應該加強力量，結果便得到社會主義黨的結論。

在他開釋之後不久，查雅普拉卡士就在巴特那 (Patna) 地方召集了國民大會社會黨的首次會議。由阿查拉·那倫德拉·戴夫 (Acharya Narendra Dey) 擔任主席。會議很合時宜，因為國民大會委員會同時也在舉行，預備停止「非暴力不服從」，加入立法會議（下院）的活動。大勢所趨，左翼分子似應於此集中力量，阻止走入右派的窠臼。查雅普拉卡士當選為組織委員會書記長。在以後的幾個月中他不停的工作，從這一省旅行到那一個省，把激進分子聚集到一起，到處建立國民大會社會主義派的小集團。不到幾月之後，國

民大會社會黨在孟買組織成立。查雅普拉卡士繼續担任黨的書記長，直到國民大會工作委員會在勒克瑙選舉他為委員會之一員時為止。但是不到幾月他又辭却了後一個職務，重新回任社會黨書記長。

在國民大會社會黨主要負責人中，查雅普拉卡士最相信理論，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他的手指堅牢的按住大眾的脈搏。他最厭惡的莫過於狹義的宗派心（*Sectionalism*）。如果我們說國民大會社會黨已經超出過一個政黨——是一個有力的運動，一羣一羣的激進分子受了它的影響而加入，這不少的功績是應該屬於查雅普拉卡士的。

說到他的作品，查雅普拉卡士的文格非常簡樸而了當。他那一本「為什麼社會主義？」，已經公認為最大的傑作，認真說來的確是談印度政情最好的一本著作。說到演說，他不是一個演說家，但是由於他那純粹誠懇的力量，並且能夠牢牢的抓住題目，於是他竟能比一般演說家造成更深刻的印象。

據我所能發覺的他有兩個缺點。第一個缺點是他有一套偉大刮臉用具。他那一副光潔

的笑容可以告訴你他是全城最漂亮的一位。如果一個人也生着同查雅普拉卡士一樣美麗的面孔，便會明白這種無修飾的缺點是可以原諒的。

我不知道如何去描寫他的第二個缺點，我只好稱之為缺乏時間的觀念，因為純粹說他「不守時刻」，那未免過於平凡。事實是這樣：查雅普拉卡士喜歡很好的討論，特別是一個聰明人作為他的對手，爲了不願冷棄辯論，他就犧牲半打以上的約會了。但是當他遲到的時候，直爽的苦痛非常深刻的刻劃在他的臉上，爲要彌補他的罪過，便加倍的和大家親熱起來。

查雅普拉卡士還很年青。他不到三十九歲，但是他的豐富知識和經驗在印度是很少有人能夠比得上的。雖然和易近人，却能堅定主張，並且從好多事實上證明他有作重大決定的勇氣。總而言之，他之所以能夠使着接近他的人們爲他的魔力所引誘，純粹靠着他的具備「人性的品質」。這就是查雅普拉卡士：不虛矯，異常慷慨，忠實的像白紙，整理今天的工作準備光榮的明天。這一個簡單的農人之子，乃是生於畢哈爾省薩蘭區 (Saran District) 中的西達第亞拉村 (Siddharia)，直到十九歲上才第一次看到電車行駛。在今天，

在一個為國家未來命運所繫的運動中，他已經成爲一個負責領導的主要靈魂了。

蘇巴斯·鮑斯



蘇巴斯·善德拉·鮑斯 (Subhas Chandra Bose) 永遠是保守的世界中一個搗亂者。一生中他是永遠向着背叛的路子上走。在大學讀書時代，因為領導罷課，驅逐一位大胆侮辱印度的英國教授，被當局停學了兩年。遠在那時以前，一次他為了探尋救世濟人之道，竟不告而自作主張的離別了家庭。再後幾年，他拋棄一

個為人所欣羨的政府位置，辭去了印度民政部的職務，絕不一念及沒有飯吃的明天。在他入獄以後，染上了可怕的結核病，嚴重的威脅着他的生命，但他睥睨釋放，因為那個外國政府預備給他一個有條件的開釋。他寧願拘留在遼遠的緬甸監牢，慢慢的慢慢的死去，而不願接受條件換取他的自由。

有這樣一種品性，在普通人算是固執。一經偉大的人物據有了它，便又變成力量。蘇

巴斯對於這種品性保持着相當的量。很幼小時，在他家庭中蒲團上靜靜的氛圍之中，就沾染上了這種脾氣。他的父親楊吉·鮑斯 (Janji Nath Bose) 是卡塔克地方的一個名律師，賺了很多的錢，在目下，他的哥哥薩拉特·善德拉 (Sarat Chandra) 就是繼承父業。在加爾各答設立着事務所。他母親的虔誠熱切的宗教信仰，燃燒起他那童稚的幻想。巴爾姆漢薩 (Balmukishna Paramhansa) 和維夫侃南德 (Vivekanand) 的說教深中於青年孟加拉之心。他們對於印度教義運用多方解釋，完全解脫掉固守教儀主義的束縛，造成了在成長中的印度哲學思想之目標。蘇巴斯·鮑斯也沉入了思想的狂潮，吸收了他們的意見，決定把他的生命貢獻給那個大的目標。

這個決定不是沒有猶豫的，不過一經決定，什末事物也不能阻止他了。在一九一四年的一個靜寂的晚間，他悄悄的離開了家庭，並不稟告他的父母。有養棄家而走難度為僧的感覺，準備接受新的安慰，迎接光明的新生，年青的蘇巴斯出發找尋天神，他認為天神可以解決他的憂慮，把新的意思灌輸他紛亂不安的心。正在那一個時期，尼赫魯還是哈羅

(Harrow) 體育場上的新人物，孜孜不倦的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研究動物學，生物學和化

學，蘇巴斯却已經前往印度傳統的靈學源泉喜馬拉雅山朝拜去了。

喜馬拉雅在印度生活中的地位到現在仍在等待當地社會學者之探討。關於它的動物植物，以及它對氣候地理所發生的影響，是容易被我們知道的。但是除了哈威爾（Havel）以外，從來沒有一個著名的學者企圖着估計印度哲學和藝術所積欠它的債累，便是尼赫魯自己，他是不肯囿於宗教讚美的，而在他的「自傳」中也這樣說過：他一生中未經補足的希望就是不曾參拜過加拉薩山（Mount Kailasa），那個在喜馬拉雅山中天神的住處。

應該說這是後來印度政治的定數，在喜馬拉雅山的漫遊中，鮑斯僅僅看到瓊的錢幣。他所見到的「神」人，沒有一個具有天神的儀態。心情上感到一些失望，他又由高處降到平原，沿着恆河的聖岸遊歷，參拜一個一個的聖城，由馬修拉到布林達班，由貝拿勒斯到加雅，都不曾得到更好的幸運。他醒悟了却也疲憊了，便染上了很嚴重的疾病。一個慈悲的人，認出了他的身世，打電報通知他那發了狂的父親。那羣苦惱的家人，已經好多月不曾聽到他的消息了，迅速的料理一切，於是蘇巴斯重新回到加爾各答。他遊歷的很遠，去

的地方很多，遇到過博士聖人，聽到了偉大的議論。但是到頭來還是和奧瑪·加雅姆（Omar Khayyam，十三世紀的波斯詩人「魯拜集」著者）一樣，他從那一個大門出去，又從同一的大門進來了。

不合作運動開始，蘇巴斯正在印度民政部服務。由於加爾各答大學副校長穆克吉爵士（Sir Ashutosh Mukherji）的調停他得以在蘇格蘭教堂學院復學，距他停學已經兩年之久了。他獲得了一等的哲學學士學位。後來又去劍橋大學攻讀，經過了印度的文官考試，盛名全在半路裏迎接着他。他載滿着榮譽回到印度，準備同一個新的生活會面了。

不合作運動像怒潮一般捲過全國，自一八五七年大暴動以還，沒有一件事如此的激動民心。國民大會發出呼籲，要律師離開法庭，要有爵位動位的人棄置他們的頭銜，要學生離開學校，要政府官吏辭職。泰戈爾也放棄了他的武士位，達斯（C. R. Das）離開前途的律師業的實習，千百的學生退出了學校。蘇巴斯再也不能忍耐了。他的責任是什末？他如何能在已被甘地斥為惡魔式的政府中繼續服務？疑問號（？）縈繞着他的心。不願朋友家人的懇勸，他辭却印度民政部的職務了。

蘇巴斯·納斯同達斯的聯繫就從那時開始，一直繼續到那位偉大領袖的死訊由德魯（瓦城）獄中傳出。蘇巴斯傷心透頂。那時候一位敢同英國實力搏鬥的叛徒，哭泣的像個孩子。

他的生命中有價值的東西便是消逝了。由於達斯的請求，在他辭却印度民政部職務以後，出任國立學院的院長。他隨着領袖參加了加雅的國民大會，幫助他爭取立法權的搏鬥。後來達斯爲了推動自治黨的宣傳在加爾各答創辦「前進」日報，蘇巴斯就負起了編輯的責任。一九二四年國民大會獲得勝利之後，達斯担任加爾各答的市長，他力促蘇巴斯充當總執行官。兩個人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達斯先生之死，對於納斯還有一個重要的結果。達斯是他唯一要依賴的政治領袖。在達斯逝世之前或後，他從未想出另外一個人物足以使他忠心到同樣的程度。因而自彼時以降，納斯完全成了孤立的狀態，同時也遭滿了許多的衝突。關於他同森·古柏塔（Mr. J. M. Sen Gupta）意見水火的故事是盡人皆知的。而他兩個人的不相容，使着孟加拉的政治發生了將近十年的壞影響。靠着他的誠懇和誘惑力，且下他已經把森·古柏塔的同

志征服過來了。

無論在獄中或獄外，他唯一的注意就是公共的事情。他曾經做過國民大會孟加拉省委員會的主席。他也同樣的做過國民大會的主席，（一九三八年），那一個暴風雨的階段將永留於大眾記憶之中，因為當時黨內兩派的爭執是非常顯著的，（甘地與助手巴泰爾代表右翼，鮑斯代表左翼，這是國民大會史上最嚴重的分裂。）幸而事後這裂痕給彌補好了。

獄中生活不斷的摧殘他的健康，但也能給他以反覆省念的餘暇，並行幫助他建築成比較寬廣的眼界。他已經走到險路盡頭的地方。這足以表示他為什麼勇敢的為許多不近人情的道理作辯護。到了那時他便得到了社會學家的結論。他的早年的抒情詩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熟為他的人生哲學了。

鮑斯注意內心的新的力量和直覺的演詞。但是幫助着他渡過苦難的期間且使他成為今日印度之一部資產的，則尤在他的最大的組織能力。除了甘地，沒有人更能瞭解健全組織實為散布意見之必需。在這一點上，尼赫魯是有些無所措手足的，因為他的過分聰明反而

不適於担任一個黨的領袖。另一方面鮑斯却充分認識黨的效用，所以永遠要努力預備一個黨派擺在他的身邊。

因此一般早已料到在辭卸國民大會主席以後，鮑斯一定會要組織他自己可以利用的政黨。他不讓時間消耗。「前進團」(Forward Bloc)成立了。一個生性好辯的人，他的黨也就在狂熱衝突中持續着。不過我們知道，鮑斯本人是有在暴風雨中奮鬥的天才的。

「譯者按」蘇巴斯·鮑斯，在過去也算是印度民族鬥爭史上叱咤風雲的人物。正如上文所說，他是不惜在政治上樹立敵人的，也正因為同許多人政見不和的原故，他在一九四二年春間就投入納粹的懷抱了。同年二月廿八日和三月十三日他曾兩度發表講演，全是替法西斯說話。希特勒信徒對於他的委任吉斯特林的能力是表示極端讚揚的，德國無線電台就有過這樣的廣播：「鮑斯是最足以號召印度獨立運動的人。」

在一九四二年這一個年度裏，鮑斯在充分的作叛逆的活動，從曼谷發出來的敵方廣播，時常有過他的謬論。然而儘管他也在洋洋自得。但在他國內政治生命已經斷

絕了。印度獲得解放以後，也不會給他一個地位。他所領導的「前進派」命運怕也死掉，在克利希斯訪印的期間，他曾拒絕接受過「前進派」國員。

附錄一

回教同盟主席真納



在二次英印會議中，真納（Mohammed Ali Jinnah）算是一位出盡了風頭的人物。過去已經有過一段苦鬥的歷史，今後更不會被人遺忘了。

他的筆墨蹤跡是這樣寫在「印度年鑑」（一九四一至版本）

上面：

生於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受教養於喀喇蚩，後來又留學英國。一九〇六年在孟買高等法院登記為律師，一九一〇年當選為帝國立法會議（下院）議員，一九二〇年任回教同盟（特別會議）主席。一九三〇年參加圓桌會議，現任上院議員兼任回教同盟主席。

他就是以最後一項資格在一九四二年春間去和英國赴印度特使克利浦斯爵士交換意見的。

真納是被認為有濃厚的親英色彩的。當克利浦斯宣布英方建議之後，全印度勢力最為雄厚的國民大會、薩泊魯所領導的自由黨（自由同志聯盟會）以及塞克教徒，全表示他們堅決拒絕的態度，只有國教同盟不肯把他們的意見公開。據新德里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路透社電，真納在同教同盟會席上致詞，仍然堅持其「巴基斯坦」要求之實現。「巴基斯坦」的解釋，是在把印度分成兩個國家，一個歸印度教徒統治，一個由回教徒專有。回教印度要完全獨立，在西北和東部兩國，自行掌握國防，外交，交通，海關，貨幣之大權。這是一九四〇年拉合爾大會所通過的決議，而以後就成了他們宣傳的政綱。

不過，我們應該在這裏提明：儘管真納反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却從未以回教同盟為目標而攻擊它。國民大會是包羅回教徒的，（現任主席阿沙德便是一位回教徒）。雖然被人誤認為印度教徒的組織，他們自己却不那樣承認。而且甘地所倡導的「啓拉萊特」（Khalifa）便是想聯絡回教徒的感情，構成印回的團結。

「巴基斯坦」是很好的理想嗎？印在統一印度上它是一個有害的運動，如欲分散度印的實力，增加統治者的便利，這無寧爲英國所歡迎。英國支持回教同盟的主張，真納也屢次聲明不改變他的意見。一九三九年十月他同英國作家湯普森（Edward Thompson）談話，後者就這樣發問：

「兩個國家、真納先生！他們互相對立、在每一省，每一個城，每一個村莊？」

「兩個國家。在每一個省對立。每一個城。每一個村莊。這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那是一個可怕的解決方法啊，真納先生！」

「那是一個可怕的解決方法。但是也是唯一的辦法。」真納如此回答。

而英國的許多政治家議論家也正如此想法。

回教同盟成立於一九〇六年。（要比國民議會的產生遲了二十多年。）雖然有力的回教團體在拒絕真納的領袖資格，他的實力却也未可小覷。勒克瑟公約訂立之後，這個組織開始強大起來，真納的基礎也日趨穩固了。

黨的鬥爭意識非常強烈，真納對於國民大會的態度有時是謙敬的。譬如爲了參加政府開員問題，國民大會主席阿沙德就打電報給他，表示他們所要求的國民政府乃是混合內閣的意思，並不限制要一黨參加。他問真納：如果不以「兩國計劃」（即「巴基斯坦」）爲根據，是不是一切辦法全不同意？下面是真納的回答：「我拒絕同你用通訊或其他的方式互相討論，因爲你把回教印度的信念整個抹殺了。」

回教同盟雖然未能獲得國民大會的承認，（他們認爲「承認」等於排斥國民大會裏面的回教徒），印度總督則已經確定了它的地位，因而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和林望資哥爵士的函信往還中，真納曾提出下列的要求：

第一，印督的行政會議應在不違背現行憲法下予以擴大，增加人數須從長討論，惟若國民大會願意參加，則印回之名額必須相等。

第二，成立作戰會議，委員至少十五人，主席由印督任命。會議主要工作在幫助政府施行其作戰計劃，以便增強國防，開發資源。若國民大會願意參加，則回教印度之代表，必不能少於印度教徒。

對於參加上述兩種組織，其回教代表之產生，應由回教同盟選定之。

林里資爵士同情真納的要求，並且允許在行政會議中給予回教同盟兩個席額。

在一九四〇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四月的一個階段中，回教同盟是專作「巴基斯坦」的宣傳。在另一方面，國民大會已經撤銷了成立國民政府幫助英國作戰的要求，而在甘地指揮之下，埋頭苦幹「非暴力反抗」運動。這種舉動又大遭回教同盟的譏評，說他們是在印度樹立印度教大君，統治回教徒和其他少數民族。提及戰爭，真納也會發表過意見，他說：

「我們希望英國獲得勝利。我們主人的更換並不發生問題，但是我們願意從英國人手裏拿到我們的自由。因此之故，自戰爭開始以來，我們就不做任何成爲障礙的舉動。巴基斯坦雖然是我們的目的，但我們不會以此爲全力幫助英國抗戰之交換條件。我們應允貢獻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資，具體言之，就是貢獻我們九千萬回教徒的全力。我願意向這方面努力，但是我希望能有相等的回報。」

這便說明了真納對於國民大會的不信任和譏視。他曾經嚴厲的責備麥拉爾、胡克，

(Fazul Inq, 孟加拉省總理，回教同盟中堅份子，常務委員會委員)，問他爲什末要做國民大會議和的夢想。真納先生一口咬定國民大會應該擔負政治僵局的責任，他說：「當着另一個黨已經宣戰，把手槍指在你的頭上，你覺得應該如何應付？你知道國民大會非暴力反抗的目標是什末？不是想使英國政府屈就他們的要求嗎？誰被犧牲？——到底來還不是我們！」

胡克抗議說：「我的唯一希望就是和平。因爲我以為，除非各團體間能夠精誠合作，絕不會得到政治的進展，尤其不能建設更好的國家。現行憲法毫無價值，它給你責任，但不給你實權，實權操在總督手裏，責任加在閣員肩上。」

胡克的意見乃是至理名言。一九四二年克利浦斯爵士抵印，他也是被召見代表之一。

一九四一年四月中旬，回教同盟在馬德拉斯舉行年會，真納發表了一篇光芒四射的演說，他首先重申成立「巴基斯坦」的決心，然後指摘國民大會的政見，把甘地也攻擊得體無完膚，他說不抵抗主義已經在普那 (Poona,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七國民大會委員會

在那裏舉行）埋葬了。甚至站在反國民大會立場的「印度馬哈薩巴」也被他抨擊。他說他是一個無希望的政黨，它的領袖薩伐克致函塞克教喀喇蚩大會，促其在旁遮普省組織「塞基斯坦」（Sikhistan），便是充分的表示他的無能。那位領導「全印自由同志聯盟會」的薩泊魯先生，更沒有放在他的眼裏，而且他認為薩先生是走錯路線了。

不只宗教的原因，經濟的原因（回教徒窮苦者多，印度教徒比較富有）也是印回不能竭誠合作的最大癥結。但是癥結原本可以消除的，如果沒有在火上加油的人。

然而無論如何，在一九四二年英印關係的緊張階段中，真納的風頭算是出足了，他以為他有權折衝僵局，因此也不斷的發表言論和主張，不過仍然堅持「巴基斯坦」的意見。「巴基斯坦」是很好的理想嗎？在大難當頭的今日，印度是需要團結需要統一的。因此儘管真納在抨擊每一個黨派的領袖人物，而他自己才真被大眾痛恨着。

附錄二

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

關於印度的兩大政黨，國民大會 (The Congress) 和回教同盟 (Moslem League)，如果把它們的歷史和活動詳細予以介紹，（這工作是有有人做過的），那至少可以寫成一本專書或是一篇長文。本書是側重於印度的領袖人物，而這些人物們多少都和這兩大政黨有關，因此在譯完人物傳記以後，又覺得不能不附上關於兩黨的簡史。

下文是從湯普森 (Edward Thompson) 所著「賦予印度自由」 (English India for Freedom) 一書中譯出，對於我們所需要知道的（尤其關於兩黨的意見衝突）頗有扼要的說明。雖然簡單，但很夠供給參考之用了。

譯 者

「印度國民大會」是在一八八五年創立，大部分是靠著許多同情印度的英國官吏之努力。即如維佛林爵士尤其給予很大的鼓勵。他覺得應該裝設一塊響板（Gong in the board），播揚印度人的意見；也就聽說，他要尋找一種工具，使他們的意見表達出來。

「回教同盟」成立於一九〇六年，（比起國民大會來要晚二十年），這時走向自治的第二大步驟正在「幕後」議論。「議論」不是什麼秘密；在印度什末事情都可以給人家聽得（當然其中有不少無中生有的事）。一本暢銷一時的東方著作，曾經這樣提醒我們：不論你私下裏說些什麼，在當天的晚上就會有女人在她們自己的家裏竊聽的談論起來了。國民大會會員資格之取得，是要交納四安那（六便士）的年費；回教同盟的會費更少了一半（兩安那）。前者的會員有四百五十萬，後者實力似乎未經公佈。不過最近這兩個組織都有新分子加入，此事原是證明，它們都是著有成效的運動，獲有普遍的擁護了。三年前國民大會造成了一個驚人的勝利，於是一般政治興趣並不濃厚的人們也要急亟入黨。顯然的大家都認為會員的資格便是充任關員（按英領各省都有內閣）的階梯。

回教同盟也得到了國民大會的妙訣，他們跟着政府的習慣，以「回教聖地」的地位

對待主席真納先生。不過有很多強有力的回教團體在拒絕真納的領導地位，正如國民大會（他們常常冒牌爲印度教徒的組織）最近亦大遭「印度馬哈巴」之反對，其嚴酷比起回教同盟之敵視尙且過之。國民大會的領袖們被認爲壞的印度教徒，認真說來，有些也的確如此。

領袖滲入到每一階層裏面。但是仍然集中在被稱爲「常務委員會」的最高幹部，也常有「高級司令部」之名。國民大會的工作委員會包含十二委員至十八委員；回教同盟的人數較少。委員是由大會主席選定，一如內閣總理之推薦開員。

國民大會在全印度重要城市輪流舉行年會，意思是在讓全國民衆認清他們的工作。年會多在聖誕節週或是它的下一週召集，不過近年已經不太嚴格，只是在寒季裏早幾天或晚幾天罷了。

國民大會和回教同盟常務委員會的緊急會議，是在德里舉行，因爲這裏離新德里不過幾英里路，又是中央政府之所在地，週必要時非常便於接洽。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通常是在華爾達召開，那裏幾乎是全印的中心點，並且逼近西岡（Seagon）甘地的住居。

甘地先生並不是常務委員會的委員，他甚或也不是國民大會的四安那會員。他是世界上很少見的百分之百的和平主義者，（常務委員會只有一個委員和他一樣），他辭了委員的職務，因為他覺得國民大會，沒有充滿着百分之百的「和平抵抗」的空氣。但是辭職儘管辭職，甘地還是甘地。他已經選舉他自己為國民大會的終身會員，只有一個內在的聲音告訴他應該出席，那末他就出席。

下表是一九三七年省選舉的結果，從席位的比例看來，很可以明瞭各派實力的分配情形：

| 省 別 | 回教同盟 席位 | 回教徒保留 席位 | 國民大會 席位 |
|------|------------|-------------|------------|
| 馬德拉斯 | 十一 | 十七 | 一百五十九 |
| 孟 買 | 二十 | 九 | 八十九 |
| 孟加拉 | 四十 | 七十七 | 五十 |
| 聯合省 | 二十七 | 三十七 | 一百三十四 |

| | | | |
|------|------|-------|-------|
| 旁遮普 | 一 | 八十三 | 十八 |
| 貝哈爾 | 無 | 三十九 | 九十九 |
| 中央省 | 無 | 十四 | 七十一 |
| 阿薩密 | 九 | 二十五 | 三十五 |
| 西北邊省 | 無 | 三十六 | 十九 |
| 奧里薩 | 無 | 四 | 三十六 |
| 信德 | 無 | 三十六 | 七 |
| 合計 | 一百零八 | 三百七十七 | 七百二十五 |

兩黨的競爭相當劇烈，不過回教同盟的實力未免相形見絀了。選舉以後組閣的時候，也是互不相讓，它們爭奪孟加拉和西北邊省，在那裏就組成一個以回教同盟會員為總理的聯合政府和一個兩黨勢力平均的政府。

在獲得妥協以先，真納最重要而且加重申明的要求乃是：回教同盟必被承認它是代表回教徒民意的機關，不獨政府須予以確認，國民大會亦須同樣措置。國民大會拒絕了這個

要求，理由兩點：（一）這樣一來，不只國民大會的回教徒脫黨，即其他和國民大會很友好的組織中的回人，也要動搖。（二）這樣不會承認當一向拒絕的標榜，就是說它是一個印度教徒的團體；成爲印度教派組織的是「馬哈薩巴」，並不是國民大會。

——全書完——



建中出版社 聯合郵購代辦部
禮華書店

凡本店總經理及本埠發行各項圖書雜誌

，均可郵購代辦，手續簡單迅速，並不另收

手續費，各書均照頂等市售，運費及包裝

費遠省四成，近省三成，多退少補，但讀者

須將擬購之書名著者出版處及本人之詳細通

信住址見告，以便照辦。

建中出版社 聯合徵求基本定戶
禮華書店

凡一次寄足國幣一百元者，即可爲本店

基本定戶，享有本版書八五折外版書

九折之優待，但讀者須將擬購書名，著

者，及本人之詳細通信住址見示，以便照辦

（其餘辦法請參照郵購代辦部章程辦理）

各埠同業批購特別歡迎簡章

函索即寄

本社他種新書

中國婦女奮鬥史話

梁占梅女士編著

內容有史前婦女的黃金時代，數千年歷史的悲劇主角，近代婦女解放的急先鋒，抗戰建國的女英雄……是一部劃時代的婦女巨著，趣味橫生的歷史寫真，在這婦女讀物貧乏的時期中，尤稱不可多得之佳作

定價國幣十六元

新疆烏瞰

陳紀濬先生著

本書乃大公報記者陳紀濬先生

三次遊歷新疆的結晶品，舉凡關於新疆的政治情況、民族問題、經濟教育等點，無不搜羅無遺，描寫盡緻，在這國人目光注射於西北角的時候裏，本書為目前唯一研究新疆問題之巨著。

定價 熟料紙本三元 十元
灑陽紙本四十二元

水滸新傳

張恨水先生著

這位家喻戶曉的偉大小說家張恨水先生無須特為介紹，這部水滸新傳更是張先生費了將近四年的光陰所寫成的精心結構。全部六十餘萬言，用水滸的人物來反映當前的抗戰。堪稱近年空前的傑作。

分上下兩卷（在印刷中）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滙〇〇〇二)

印度政治領袖列傳

定價國幣拾元

(外埠另加滙費郵費)

編譯者 許君遠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發行人 尙銓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發行者 建中出版社

重慶中三路二六九號

總經理 禮華書店

分銷處 各地大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33.71

24620

23.00

1963年